

臣近聞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  
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為祥瑞以媚朝廷臣謂  
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  
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虜驕恃藏伏之禍在後一  
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  
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  
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斃百之盜不能一時  
剪滅只是僅能潰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  
而達州軍賊已却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  
奏八九十人州縣皇皇何以存濟以臣視之乃是四

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  
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  
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  
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  
之象又出太平之道道一字無字一歲之內前後頓殊豈  
非星象麗天異不虛出凡一作宜於戒懼常合備省而  
草木萬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便生懈怠臣又思若  
使木文不偽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  
平之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  
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

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三二歲間漸期脩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小衰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虜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臣見今年一作頃見太平州見魯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効爭造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宣示臣寮仍乞速詔天下州軍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弊方當責已憂勞之際凡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聖明作德感勵臣民取進止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同前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勞人杜費之事必不肯為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為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速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

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  
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况  
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脩媛退為美人中外皆聞以  
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  
頗多恩澤日廣漸為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  
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  
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綾羅豈是  
一解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  
費財物盡為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  
事有幾何蓋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

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守制  
疎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丁  
不可太過其他疎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  
前疎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為闢人自  
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為張氏計亦宜如此况  
此事不獨為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  
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  
慈防微杜漸早為裁損取進止  
論乞止絕河北伐民桑柘劄子 同前  
臣風聞河北京東諸州軍見修防城器具民間配率

甚多澶州濮州地少林木即今澶州之民為無木植  
送納盡伐桑柘納官臣謂農桑是生民衣食之源租  
調繫國家用度之急不惟絕其根本使民無以為生  
至於供出賦租將來何以取足臣伏思兵興以來天  
下公私匱乏者殆非夷狄為患全由官吏壞之其誅  
剝疲民為國歛怨蓋由郡縣之吏不得其人故臣前  
後累乞澄汰天下官吏者蓋備見其弊如此也今澶  
州之民驟罹此苦豈非長吏非才處事乖繆所致兼  
聞澶州民桑已伐及三四十萬株竊慮他郡盡皆効  
此私乞早賜旨揮禁絕其合用材木仍乞下轉運司  
官檢覆量多少與權免將來絲綿紬絹之稅竊以軍  
國所須出自民力必欲外禦契丹之患常須優養河  
朔之民若使道路怨嗟人心離叛則內外之患何以  
枝梧伏望聖慈特賜留意取進止

論方田均稅劄子 同前

臣竊見近有臣寮上言均天下稅賦已送三司商量  
施行臣嘗聞自前諸處亦曾有均稅者多是均  
定一作稅之術或嚴行刑法或引惹詞訟或姦隱  
或官吏誅求稅未及均民已大擾臣前任通判澶州

日有秘書丞孫琳與臣同官其人言先差往涪州肥  
鄉縣與郭咨均稅初立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並無  
欺隱亦不行刑罰民又絕無詞訟其時均定稅後逃  
戶歸業者五百餘家復得稅數不少公私皆利簡當  
易行其千步均田法自有制度二十餘條臣在滑州  
時因聞此事遂略行體問隣近州軍大率稅賦失陷  
一半方欲陳述乞行琳等均田之法今來已有臣寮  
上言均稅事竊慮未得千步方田簡當之法其孫琳  
見任滑州職官郭咨為崇儀副使在外欲乞召此二  
人進三司令一處商量一有取進止字

議卷第七

薦李知允光化軍劄子允臣此下少失選能一不  
論韓綱棄城劄子其棄城其城棄在處城作到  
論乞救賑飢民劄子京西東東一作京免稅租租一作免  
論澧州瑞木劄子未來不舉字一作  
論美人張氏恩寵劄子以此勞人作以  
論方田均稅劄子郭咨一作

尚友錄

尚友錄

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奏議卷第八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

諫院

論張子奭恩賞太頻劄子 慶曆四年

臣風聞知汝州范祥為相度陝西青白鹽勅差張子奭權知汝州子奭自選人二年內遷至真外郎朝廷之意雖曰賞勞而天下物議皆云僥倖蓋以子奭宣勞絕少止兩次而遷官恩賜已數重自古賞功不過一次一作賞賞之不巳故難與人言初自選人改京官曰賞勞未及二歲改秘書丞又曰賞勞賜以章服又曰賞勞秘書丞不久又轉官又曰賞勞合得太常博

士超遷負外郎又曰賞勞後行祠部為名曹又曰賞勞作京官合作知縣而作簽判又曰賞勞一任未滿合更有一任知縣又超通判差遣又曰賞勞此所以外人之議不允也况范祥暫出勾當只合交割以次官負或轉運司自差人權今朝廷差人已失體又於子奭為此僥倖今朝臣待闕在京者甚眾豈無一人堪權知州者朝廷每用一人必當使天下人服今每一差遣則物議沸騰累日不息昔五代桑維翰為晉相一夕除節度使十五人為將而人皆服其精今中書差一權知州而不能免人譏議者蓋事無大小

賞與不當而已其張子奭伏乞追寢權差之命如乞今後外處差出知州只委本路轉運使差官權至於賞罰之柄貴在至公今莫大之罪不過一刑而止差有勞者終身行賞而不已亦乞今後有勞効之人量其大小一賞而止若其別著能効則拔擢自可不次人亦自然無言伏以朝廷用人惟患守例而不能不次選任但不涉於僥倖實有材藝之人誰敢有言子奭作使西鄙不謂無勞但恩典已優於賞已足可惜今天下指為僥倖之人而掩其前効况又上虧朝政不可不思取進止



論救賑江淮飢民劄子 同前

臣伏見近出內庫金帛賜陝西以救飢民風聞江淮以南今春大旱至有井泉枯竭牛畜瘡死雞犬不存之處九春一作農失業民庶教教然未聞朝廷有所存卹陛下至仁至聖憂民愛物之心無所不至但患遠方疾苦未達天聰苟有所聞必須留意下民疾苦臣當言昨江淮之間去年王倫蹂踐之後人戶不安生業倫賊纔滅瘡痍未復而繼以飛蝗自秋至春三時亢旱今東作已動而雨澤未霑此月不雨則終年無望加又近年已來省司屢於南方歛率錢貨兩轉

甚困一作時宜連賜一作施惠不惟消弭盜賊之患兼可以悅其疲怨之心伏望聖慈特遣一二使臣分詣江淮名山祈禱雨澤仍下轉運并州縣各令具逐處亢旱次第奏聞及一面多方譬畫賑濟窮民無至失時以生後患取進止

論內出手詔六條劄子 同前

臣伏聞近出手詔條六事以賜兩府大臣有以見陛下憂勤責任之意然而天下紀綱隳壞皆由上下因循一旦陛下奮然雖有責成之心而大臣尚習因循之弊不能力行改作以副聖懷自去年范仲淹韓琦等特被選擢陛下尋開天章閣召見而大臣遽互相推並不建明一事以救天下之弊洎至內出手詔范仲淹富弼等方始各條數事至今半年有餘或寢而不行或行而不盡或雖行而未有明効今陛下又以六事責之臣恐兩府大臣依前無以上副憂勤之意

下救當今之急臣願陛下不因常例奏事之時特御便殿召兩府大臣賜坐先戒以不得推避緘默後以當今大務問之須令有所陳述所問之急不過三四大事而已二虜交侵一也三路禦備之術何者可以易行而速効二也百姓困匱國用不足何以使公私俱濟三也若兩府大臣於此三事能其一者便委其專管示以責成可也若其不然臣恐手詔屢出聖意雖勞而大臣相推終未濟事陛下必欲速救時弊非專任而切責之不可也取進止

論葬荆王劄子 同前

臣伏觀朝旨雖差宋祁監護故荆王葬事然未見降  
下葬日及一行事件或聞以歲月不利未可葬或聞  
有司以財用不足乞且未葬大陰陽拘忌之說陛下  
聰明睿聖必不信此巫卜之言而違禮典但慮議者  
堅執方今財用不足不可辦葬陛下聞有勞民枉費  
之說則不得不慮因以遲疑臣謂前後勅葬大臣浮  
費枉用之物至多豈是朝廷本意皆為主司措置之  
失致人因緣以為姦爾今若盡節一作減仍浮費及  
絕其侵蠹而使用物不廣一作多則將復以何辭而云  
不葬臣不知所一作有司曾將一行用度計定大數否

內若于是浮費若于是實用若實用之物數猶多而  
而力不可辦則緩之可也若實用之物少只是舊例  
浮費多則可削去浮費而已今都不一作未計度而但  
去無物可葬則不可也未見實用之數多少不量力  
能及否而曰必須遵禮而曰必須葬亦未可也如臣  
愚見酌此兩端葬則為便然須先乞令王堯臣宋祁  
等將一行合用之物列其名件內浮費不急者一一  
減去之若只留實用之物數必不多假如稍多更加  
節減雖至儉薄理亦無害如此則葬得及時物亦不  
費夫儉葬古人之美節侈葬古人之惡名今避位葬

不肯節費留喪而待有物之年以就侈葬則非臣所  
知也若曰儉葬亦未能辦則乃過言之甚也然臣之  
與議為國家論事體者皆云葬則為便今朝廷二者  
分而為二顧物力者則不顧典禮國體論典禮國體  
者則不思財用辦否各執偏見議久不決以惑陛下  
之聰明今便葬之害一不葬之害五便葬之害不過  
費物然力有可為不葬之害所失則大不肯薄葬而  
留之以待侈葬成王之惡名一也信巫卜之說而違  
典禮二也目下減節力所易為他時豐足理或難待  
使皇叔之詔五七年間不得安宅而神靈無歸三也

使西夷聞天子皇叔薨而無錢出葬遂輕中國而動  
心四也今天下物力雖乏然凡百用度不能節費處  
多獨於皇叔之身有所裁損傷陛下孝治之美五也  
此臣所謂葬則為便者也荆王於國屬最尊名位最  
重伏乞早令定議無使後時取進止

論葬荆王

後贈王

行事劄子

同前

臣風聞已有聖旨荆王葬事令三司與太常禮院及  
監葬官等同議減節浮費此足見陛下厚於皇叔之  
恩念民惜費之意一舉而兩得也然臣每見朝廷作  
事欲愛民節用而常在費勞人蓋為議事之初不得

其要或失於不精審者有四民間不科配一也州縣  
供應物有定數二也送葬之人在路禁其呼索三也  
州縣官吏不得過外供湏以邀名譽四也苟絕此四  
者則無大患矣昨京西一路遭張海驚劫之後不可  
更有誅求臣今欲乞指揮三司應是合要之物並湏  
官給不得民間科買仍乞先將一行儀仗人馬并送  
葬人等一人以上先定人數然後劄與京西令依數  
供頓則可無廣費自荆王以下諸喪非至親者不必  
令其盡往仍乞限定人數及每人將帶隨行人數亦  
乞限定凡皇親及一行官吏除宿頓合供飲食外不

外呼索州縣官吏亦不得於官供飲食外別以  
諸物獻送權要其受獻送并呼索並以入已贓論仍  
乞有御史裏行一人隨行糾察其數外帶人及州  
縣隨順呼索獻送物等官吏物出於已亦從違制若  
託以供應為名於民間賤買及率掠者皆以枉去贓  
論如此防禦方可杜絕浮費以稱陛下厚親節用之  
心

論燕王子允良乞未加恩劄子 同前

臣伏見昨燕王初薨其子允良於宮中便答書題  
仍不稱孤子不落官銜今閭巷民家猶能檢按書儀

粗知喪禮而允良為國宗屬全然不曉人事宗師士  
流間傳說為笑有玷聖朝又聞燕王諸子皆失教訓  
自其父病多不躬侍湯藥纔至父死便乞家財管勾  
居喪之禮亦無哀戚臣伏見近降詔勅約束補蔭子  
弟須是一作習試經業蓋謂訓誘臣寮子弟欲  
為臣下立家至於宗室之親號為藩屏全不訓誨使  
其不知禮義不及民間之子而不孝之聲流聞中外  
其允良等過失伏慮陛下仁慈以睦宗族未欲別行  
責罰只乞不緣燕王蒙謝別加恩典且與裁抑人其  
知過候其向後改悔遷善方與加恩仍乞明以

論乞與元昊約不改喃廝囉劄子同前  
非笑玷辱皇風取進止

臣風聞魚周詢余靖孫抃等奉使北虜皆有事宜為  
為一北虜中詰問元昊通和之意將來必須因此別  
與朝廷生患又聞虜人已欲議移界至漸示相侵禍  
亂之萌其端可見臣自去年春始蒙聖恩擢在諫列  
便直朝廷與西賊初議和好臣當時首建不可通和  
之議前後具奏狀劄子十餘次論列皆言不和則害  
必和則害多利害甚詳懇切亦至然天下之士無一

人助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採臣說今和議垂就禍胎已一作成而韓琦自西來方言和有不便之狀余靖自比至始知虜和急和之謀見事何遲雖廢無及當臣建議之際衆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誠難力奪衆議今韓琦余靖親事二虜事宜中外之人亦漸知通和為患臣之前說稍似可採但願大臣不執前議早肯回心則於後悔之中尚有可為之理昨來許賊之物數一作已太多然尚有禁青鹽還侵地等事非賊所利幸其因此自絕不遣人來朝廷深戒前非慎重因而罷議不落賊計則轉禍為福後策可為

若賊志愈驕貪心未滿復遣一作人使更有源求繼嚴此為名亦可拒絕今通和之事為中國之患大為二虜之利深萬一西賊貪深利而不惜侵地更無他求急來就和則此時取舍便繫安危陛下宜詔執一作報議之臣定果決之計認賊肯和之意知我害彼利之謀尤須多方以事拒絕臣計西賊無故而請和者不止與比虜通謀共困中國兼欲詐謀款我併力以吞嚼廝囉摩旃瞎旃之類諸族地大力盛然後東向以攻中國耳今若未有他計拒其來和則當賜以詔書言嚼廝囉等皆受朝廷官爵父子為國蕃臣今若

講和則不得攻此數族且攻此數族是賊本心所貪  
聞我此言必難聽約用此為說亦可解和臣所以區  
區惟願未和者蓋臣愚慮知不和患輕易為處置和  
後患大不可枝梧臣前後奏章論列已備此乃天下  
安危大計聖心日夜所憂臣為言事之官見利害甚  
明若不極言罪當誅戮伏望聖慈特賜省覽取進止

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 同前

臣竊聞近有臣寮上言請改更貢舉進士所試詩賦  
策論先後事已下兩制詳議伏以貢舉之法用之已  
久則弊一有當變更然臣謂必先知致弊之因方可

言變法之利今貢舉之失者志在有司取人先詩賦  
而後策論使學者不根經術不本道理但能誦詩賦  
節抄六帖初學記之類者便可剽盜偶儷以應試格  
而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往往幸而中選此舉子  
之弊也今為考官者非不欲精較能否務得賢材而  
常恨不能如意大半容於繆濫者患在詩賦策論通  
同雜考人數既衆而文卷又多使考者心識勞而愈  
昏是非紛而益惑故於取捨往往失之者此有司之  
弊也故臣謂先宜知此二弊之源方可言變法之利  
今之可變者知先詩賦為舉子之弊則當重策論知



通考紛多為有司之弊則當隨場去留而後可使學者不能濫選一作考者不至疲勞一作選今若不改通考之法而但更其試日之先後則於革弊未盡其方凡臣所請者若漫然泛言之恐不能盡其利害請借二千人為率以明變法之便謹條如左

凡貢舉舊法若二千人就試常額不過選五百

人每年到者約不及取是於詩賦策論六千卷

中每卷一人選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試之官

殆廢寢食疲心竭慮因勞致昏故雖有公心而

所選多濫此舊法之弊也今臣所請者寬其日

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

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選

問者限以事件誤引事迹者亦限雖能成文而

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

人先去之計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

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

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

百則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濫者

縱使考之不精亦選者不至大濫蓋其弊

盜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策論

官不至勞去留必不騁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學  
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以  
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  
由而進此臣所謂變法必須隨場去留然後能  
革舊弊者也其外州解送到且當博採今策  
要在南省精選若省榜奏人至精則發試易為  
考矣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槩也其高下  
之等仍乞細加詳定大率當以策論為先  
右臣所陳伏乞特加詳覽苟有可採即乞降付有司  
與前所上言參同詳議著于今式謹具奏聞

論臣寮不和劄子 同前

竊伏觀方今夷狄外疆公私內困盜賊並起蝗旱相  
仍陛下軫念生民深思禍患憂勤之意夙夜焦勞而  
中外臣寮未能為國家慮遠謀建長策少濟時事以  
寬聖懷近日以來風俗尤薄搢紳之列不務和同或  
徇私意以相傾或因小事而肆忿紛然毀訾傳布道  
塗飾已短以遂非各期必勝進偏辭而互說上惑聖  
聽當陛下思念遠圖之時致陛下日厭紛紜之議至  
於朝廷得失邦國安危熟視恬然各思緘默陛下仁  
慈睿聖務存大體未欲明行責罰以戒澆浮伏望聖

憲特降詔書戒勸中外革茲時弊各使同心憂國捨  
小謀大然後陛下不為小事紛紜煩於聽覽則可以  
坐運宸筭以康時難取進止

論三司判官擇人之列劄于慶曆四年

臣伏見近差薛紳為轉運使紳是三司判官資例合  
作轉運使然外人議論未允者若以一作昔日差人  
更有不如紳者亦不足惟蓋見朝廷近更新制不次  
用人凡舊轉運使稍不材者悉令換易忽見却用薛  
紳所以人言未允昨來京東用沈望皆却無是宗  
簡今用薛紳又更不及宗簡此三之所未俞也平時

無事公私上下從容吏無大小奉法守常而已所以  
齷齪一作齷齪廉謹不為大過雖庸暗繆懦者皆可苟祿  
偷安而朝廷可以不擇賢愚一例差撥官雖漸濫猶  
未敗誤今天下事勢豈比嚮時盜賊縱橫而州郡無  
備公私困乏而用度轉多賦役繁興而人戶凋耗雖  
有出人之才尚恐不能了事豈可尚循舊例依次用  
人一作然臣竊思方今中外差除未肯脫去舊例如  
紳之輩謂其已作省判湏且依例除轉運以此思之若  
省判湏令一作作轉運則弊在差省判之時不早慎  
擇也夫前已濫者不能驟去後來者又不擇之永無

澄清之時矣臣今欲乞詳定差省判之法每遇闕人  
或令本省使副自舉或朝廷先擇舉主令舉主擇人  
但重其保任同罪之法而不必限其資序如此則省  
判得人省判得人則將來有好轉運使有好轉運使  
則逐路澄清民紓用足以此而言擇得一省判為數  
十州民之福其利甚大夫得人為利甚大則失人為  
害亦大矣伏望聖慈留意裁擇取進止

詳定貢舉條狀慶曆四年議科場奏狀

初范仲淹等欲復古勸學詔近臣議於是翰林學士宋祁中丞王拱辰知制誥張方平歐陽修中侍御史梅摯大章侍講魯公亮王源右正言孫甫監察御史

劉澧九人同立此奏其文則出公手元在外制集今移入此卷

臣等準勅差詳定貢舉條制者伏以取士之方必求  
責一作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  
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未一作以聲病學  
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為言  
也臣等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一作皆  
上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  
飭矣故為學制一作立學一作合保薦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一作  
法下之所趨也今先舉一作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  
亂矣簡其一作無程式一作則閑博者得以馳騁矣問

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一本其詩賦之未  
謂盡人之利故為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  
大義之法此數者皆在其大要也其詩賦之未能自  
肆一作新者雜用今體經術之未能亟通者尚依舊科  
則中常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謂一作為盡人之材者  
此字無也其一有通禮一有司之所習及九無州郡  
封彌賸錄進士諸科帖經其帖一作之類皆細碎而無益  
者一切罷之凡其所為二法一作皆申之以賞罰而  
勸焉如此則養士有素業一作取材不遺一本有五字  
苟可施行望賜裁擇

奏議卷第八

論張子真恩賞劄子材藝之人一作出  
論救賑江淮飢民劄子教教一作從外遭運使一作外  
論乞不攻喃囉劄子具奏狀劄子作五字  
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而後可使一作

奏議卷第八



奏議卷第九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

諫院

論討蠻賊任人不一劄子 慶曆四年

臣嘗患朝廷慮事不早及其臨事草草便行應急倉  
皇常多失誤昨湖南蠻賊初起一作自昇州差劉沆  
知潭州授龍圖閣學士令專了蠻事沆未到湖南又  
差楊畋作提刑又令專了蠻事畋未到續後又差周  
陵為轉運使令專了蠻事周陵差勅未到又自朝廷  
遣王絲安撫令專了蠻事王絲方在路又自淮南遣  
徐的往彼令專了蠻事不惟任人不一難責成功兼

此數人一時到彼不相統制凡於事體見各不同使  
彼一方從誰則可若所遣皆是才者則用才不在作  
必人多若遣不才雖多適足為害此臣所謂臨事倉  
皇應急草草之失也今劉沆自守方面不可動楊畋  
周陵自是本路不可動徐的於數人中<sub>一作</sub>最才又是朝  
廷最後差去可以專委責成其間惟有王絲一人在  
彼無用可先抽回近聞<sub>一作</sub>觀絲有奏請欲盡驅荆南  
土丁往彼捉殺臣曾請官荆楚備知土丁子細若果  
如此則必與國家生患朝廷已不從之然絲處事可  
謂矣若絲到彼默然端坐並無所為一任徐的等

畫則絲在彼何用自可召還若以其身是臺官出東  
朝命耻以不才默坐於中強有施為竊慮的等不能  
制絲人州縣畏絲是朝廷差去從其所見誤事必多  
<sub>一有</sub>尚恐大臣有主張絲者遂非偏執曲庇於絲不  
欲中道召回彰已知人之失護其不才之耻未肯抽  
回即乞諭徐的專了賊事只令絲至一路州軍遍行  
安慰訖即速還庶不敗事取進止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 同前

臣風聞揚畋近與蠻賊鬪敵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  
聞入彼巢穴奪其糧儲挫賊之鋒增我士氣畋之勇



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謂慮事機宜思久遠竊恐上下之心急於平賊聞此小捷便形虛喜不能鎮靜外示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苟或如此則計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軍利賞見平人盡殺平人驚懼盡起為盜除鄧和尚李花脚等數十一作頭項外其餘隨大小成火者不可勝數今畋所擊只一洞所聚已二千餘人於二千人中殺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餘時暫鳥散必須集臣見自古蠻蜚為害者不聞盡殺須是招降

非緣邵師等失信於黃捉鬼遂恐更難招誘今若因畋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大與招服之時有機不可失也若令畋自作意度招取大頭項者因此小勝傳布捷聲其餘諸處結集者分行招誘藉此聲勢必可盡降旬日之間湖南定矣若失此時漸向夏熱以我所病一作之兵當彼慣習水上之賊小有敗衄則彼執復堅不惟為害湖南必慮自此貽朝廷憂患今於未了之間便行厚賞則諸處巡檢捕賊官等見畋獲賞爭殺平人而畋等自恃因戰得功堅執不招之議朝廷亦恃畋小勝更無招輯之心上下失謀必成大患

其楊畋等伏乞且降勅書獎諭授與事且俟彼招安  
便行厚賞今湖南賊數雖多然首惡與本賊絕少其  
餘盡是在遭殺戮逼脅為盜之徒徇於人情豈忍盡  
殺惟能全活人命多者則其功更大仍乞明說此意  
論與楊畋其賞典乞少遲留庶合事體取進止

再論湖南變賊宜早招降劄子 同前

臣風聞湖南變賊近日漸熾殺戮官吏鋒不可當新  
差楊畋銳於討擊與郭輔之異議不肯招降又王絲  
去時朝廷亦別無處分慮絲到彼與畋同謀蓋變賊  
正可招携卒難剪撲而畋等急於展効恐失事機

深入而攻則山林險惡巢穴深遠議者皆知其不可  
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擊之則又未見其利也蓋以  
寧所依山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陽監之間四面皆可  
出寇若官兵守於東則彼出於西官兵守於南則彼  
出於北四面盡守則用兵太多分兵而邀之則兵寡  
易敗此進退未有可擊之便也今盤氏正變已為鄧  
和尚黃提鬼兄弟所誘其餘山民莫徭之類亦皆自  
起而為盜竊聞常寧一縣殆無平民大小之盜一二  
百火推其致此之因云莫徭之俗衣服言語一類正  
變黃鄧初起之時捕盜官吏急於討擊逢變便殺屢

殺平人遂致莫徭驚惶至此以此而言則本無為盜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諸盜肯降必須先得黃鄧昨邵飾等初招黃捉鬼之時失於恩信致彼驚逃尋捕獲之斷其脚筋因而致死今鄧和尚等若指前事為戒計其必未輕降如云且招終恐難得必須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動之恩若得黃鄧先降其餘指麾可定今深入而攻既不可待其出而擊之又不可且殺且招又不可以臣思之莫若罷兵曲赦示信推恩庶幾招之可使聽命臣亦廣詢南方來者云我若推信彼不難招鄧和尚等人則希一班行其次不過廢

備是矣正變事得一國主之名亦足矣莫徭之類安耕織而歲輸皮粟得為平民乃彼大幸不徒足志而已今若擊之不已則其為害愈深況漸近夏暑南方瘴濕士卒不習水土須慮死傷仍恐迫之太急則潭柘全邵諸寨向化之蠻皆誘脅而起則湖南一路可為國家之憂臣欲乞速令兩府大臣深究招殺之利害共思長策決定廟謀若遷延後時致被猖熾不幸官吏頻遭殺害則朝廷之體難為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自信則兵久不解害未有涯伏望聖明斷之在早取進止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滄等劄子慶曆四年

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滄爭水洛城事初禁滄等奏來  
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況狄青劉滄皆是可惜之  
人事體湏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  
瑋以來心知其利害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滄能得之  
則於滄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非韓琦等自西  
來聞有論奏非以水洛為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  
滄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  
而後青所見不同遂成豐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  
家近年邊兵屢敗常志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

故劉滄則不惟於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  
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滄經營水洛城之初奮  
身展効不少先以力戰取勝然後誘而服從乃是党  
錫諸族畏滄之威信今忽見滄先得罪帶枷入獄則  
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今後邊臣以  
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一作特水洛城更無可  
成之期兼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  
自用兵以來諸將為國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  
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  
而未暇今滄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

所成則今後邊將誰肯為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  
臣又聞水洛之戍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副  
今劉滄既與狄青異議縱使水洛築就他時萬一緩  
急狄青怨滄異已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副則水洛  
必須復失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別路則  
是因一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  
害甚多最難處置者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  
周詢等速令和解務要兩全必先密諭狄青曰滄城  
水洛本有所稟非是擅為役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  
滄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滄宜釋

旆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惠  
若他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  
然後密諭滄曰汝違大將指揮自今有罪朝廷以汝  
於水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赦汝責爾卒一作  
事以自贖俟水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因前曾異議  
堅執不修惟幸失之遂已偏見今後水洛緩急尤須  
極力應副萬一小有疎失則是汝挾情故陷之必有  
重責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蕃戶之恩信不失邊將  
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蓋  
罪滄既不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

利害伏望聖慮深思取進止

再論水洛城事乞保全劉滬劄子

臣伏見朝廷近為修水洛城事雖已差魚周詢等就  
續相度風聞周詢近有奏來為水洛蕃族見狄青柳  
取劉滬等因致驚搔周詢却乞將帶滬等往彼以此  
足驗劉滬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為利  
而不欲廢之非滬守之不可然滬與狄青尹洙已立  
同異難使共了此事臣謂必不得已寧後尹洙不可  
移滬尚慮議者必謂不可因小將而動大將今若但  
移洙而不動狄青即不是特移大將而動小將路分

更非差遣或召拜他官苟不類前後因事移替之人  
即不是因滬被移矣如此則於洙無損於滬獲全其  
功於邊防利便三者皆獲其利若曲為尹洙狄青知  
持立功將校輕沮則其害有三大凡文武官常以類  
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爭實是武  
人理曲然武人亦不肯服但謂執政盡是文臣遞相  
害護輕沮武士況今滬與洙爭而滬實有功效其理  
不曲若曲罪劉滬則沿邊武臣盡鼓怨怒其害一也  
自有西事以來朝廷擢用邊將極多能立功効者絕  
少惟范仲淹築大順城种世衡築青澗城滬築水洛

耳臣亦聞三者惟滄尤為艱辛是功不在二人之下  
今若曲加輕沮則今後武臣不肯為朝廷作事其害  
二也滄若不在水洛則蕃族一作部恐他人不能綏撫  
一有蕃部二字別致生事則今後邊防永不能招緝蕃部  
此二字其害三也今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  
心不於尹洙曲有黨庇則不與邊防生患此繫國家  
利害甚大伏望聖意斷而行之取進止

論陳留橋事乞黜御史王礪劄子同前

臣伏觀朝廷近為王堯臣吳育等爭陳留橋事互說  
是非陛下欲盡至公特差臺官定奪而王礪小人下

能上副聖意挾公徇私一作徇私妄將小事張皇稱王

堯臣與豪民有情弊誣奏慎鉞令堯吏潛行殺害及

妻稱真宗皇帝朝移橋不便致民切齒等事及勘出

事狀王堯臣元不曾受豪民請囑慎鉞亦不曾令小

吏潛行殺害及據先朝日曆內真宗皇帝親諭王旦

為陳留橋損害舟船特令修換證驗得王礪所言悉

是虛妄上惑聖聽賴陛下聖明慎於聽斷不便輕信

其言別令呂覺根勘今既勘出事狀方明王礪不公

伏以臺憲之職本要糾正紀綱而礪但務挾私欺罔

天聽合行黜責其罪有四一曰謗黷先朝聖政謹按

日曆書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移橋一事乃是先帝知  
民間利病移得此橋為便故史官書之以彰聖德為  
後世法今王礪却稱是真宗朝權臣受豪民獻金移  
得此橋不便民間至今切齒若如王礪所說却是真  
宗誤信權臣移橋致民怨怒乃是當時闕政今國史  
書橋便利彰先帝一作聖政王礪言移橋不便是先  
朝闕政臣不知國朝舊史可信為復王礪之言可憑  
其虛妄謗黷之罪可誅也二曰中傷平人使今後  
勞臣不勸臣見向前三司使不能擘畫錢穀至有強  
借家民錢二十萬貫買天下官私物貨至稅果菜之

類細碎耕種自堯臣在三司不聞過外誅求而即今  
費用不至大闕亦聞南郊漸近諸事亦稍有備當此  
窘迫乏用人一作之時而能使民不加賦而國用粗足  
亦可謂勞能之臣方當責其辦事今因移一橋小事  
而王礪誣其與豪民有情致興大獄及至勘出並無  
情弊是王礪不卹朝廷事體當此乏用人一作之際將  
能幹事之臣因小事妄加傷害其罪二也三曰誣奏  
平人為殺人賊凡臺官言事許風聞者謂耳目不及  
之事即許風聞今王礪目見慎鉞所遣小吏別無武  
勇又無器仗而稱其有殺害之心及至勘出並無迹



狀其罪三也四曰挾私希旨初朝廷本為省府互爭  
別選不干礙官定奪王礪既吳育是舉主即令自陳  
乞別差官豈可謗蹟先朝希合舉主且礪言慎鉞是  
堯臣所舉感惠必深今礪是吳育舉豈不懷感且吳  
育與王堯臣本無怨恨各為論列本司公事所見異  
同乃是常事但王礪小人妄思迎合張皇欺誑其罪  
四也且王礪謗蹟先朝聖政之罪若不重責則無以  
彰陛下孝治之明中傷堯臣若不重責則使勞能之  
臣不能安心展効其誣奏慎鉞遣吏殺害及挾私迎  
合舉主之罪若不重責則今後小人一作恣情妄作

多事繫朝廷之體臣忝諫諍不可不言其王  
礪伏乞重行貶黜取進止

論王礪中傷善人乞行黜責劄子同前

臣近有劄子并曾面奏為臺官王礪特被差委輒敢  
徇私妄言王堯臣因移橋別有情弊等事欺誑朝廷  
上賴陛下聖明再令推究勘得堯臣並無私曲已蒙  
聖恩釋放自王礪妄形彈奏羅織無事之人欲借國  
威以報私忿立朝之列人各自危及聞堯臣不陷枉  
刑更蒙陛下恩釋中外之士稍復安心然小人在朝  
非國之利如礪善惡未辨尚可含容今既試之以事

見其傾險之迹則豈可更令濫處臺憲中傷善人伏  
望聖慈早行黜責以戒在位傾邪之輩一作無亦使  
今後選用之人不敢高辜委任別造過愆若礪不黜  
竊慮今後被差委者動皆作過則陛下無由使人此  
事所繫不細取進止四月庚戌王礪罷御史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

同前

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飾奏為體量知潤州席平為  
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飾為未足信又下  
長刑司再行體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  
廷寄任重者為轉運其次乃按刑爾今寄任重者當

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邵飾果是  
才與不才可信與不可信三字一作否如不才不可信則

一路數十州事豈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  
又不知為提刑者其才與飾優劣如何若才過於飾  
尚可取信萬一不才於飾見事相背却言席平為才  
邵飾合有罔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飾臣料朝廷必不  
肯行若捨飾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  
况席平曾作臺官立朝無狀只令制勳亦不能了尋  
為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下誰不識平  
其才與不才人人盡知何必更令待一作提刑體量然

後為定今外議皆言執政大臣託以審慎為名其實不肯主事而當然須待言事者再三陳述使被黜者知大臣迫於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已苟誠如此豈有念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無此意存只是好疑不決則元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為轉運使不察官吏特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今按察使依稟詔書舉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今後朝廷命令誰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關誰肯辦事今邵飾言一不才顯考所貴朝廷

嘗行然後部下振竦官吏畏服今反為朝廷不信却委別人則飾之使威誰肯信服飾亦慙見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為不獨邵飾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為朝廷不行人各嗟慙以謂任以事權反加沮惑朝廷之意不可論也伏望聖慈特勅其三字取邵飾所奏特與施行又今後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別官示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盡心取進止

論與西賊大斤茶劄子同前

臣伏觀昨者西賊來議通和朝廷許物數用不少內

茶一色元計五萬斤緣中國茶法大斤小斤不同當  
初擬議之時朝廷謀慮不審不曾明有指定斤數竊  
慮西賊通和之後須要大斤若五萬斤大斤是三十  
萬小斤之數如此則金帛二十萬茶三十萬乃是五  
十萬物真宗時契丹大舉至澶州只用三十萬物三  
十年後乘國家用兵之際兩國交爭方添及五十萬  
今元昊一隅之敵一口便與五十萬物臣請略言為  
國家大患一兩事不知為國計者何以處之三十萬  
斤之茶自南方水陸二千里方至西界當今民力  
困乏陛下不耻屈志就和本為休民息力若歲般糶

不絕只此一物可使中國公私俱困此大患一也計  
元昊境土人民歲得三十萬茶其用已足然則兩權  
場捨茶之外須至別將好物博易賊中無用之物其  
大患二也契丹常與中國為敵國指元昊為小邦若  
見元昊得物之數與彼同則須更要增添何以應副  
不過云茶不比銀絹本是麤物則彼必須亦要十數  
萬大斤中國大貨利止於茶鹽而已今西賊一歲三  
十萬斤北虜更一作要三二十萬中國豈得不困此  
其大患三也昨與西賊議和之初大臣急欲事就不  
顧國家利害唯恐許物不多及和議將成契丹語洩

兩府方有悔和之色然許物已多不可追改今天幸  
有此事尚可罷和臣乞陛下特召兩府大臣共議  
保得久遠供給四夷中國不困則雖大斥不惜若其  
為患如臣所說不至妄言即乞早議定計取進止

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 慶曆四年

臣竊聞元昊近於延州界上修築城壘強占侵地欲  
先得地然後議和故楊守素未來而占地之謀先發  
又聞邊將不肯力爭此事所繫利害甚大臣料賊意  
見朝廷累年用兵有敗無勝一旦計無所出厚以金  
帛買和知我將相無人便欲輕視中國一面邀求賂

邊一面侵占邊疆不惟驕賊之心難從實亦為國之  
害不細今若縱賊於侵地立起堡寨則延州四面更  
無捍蔽便為孤壘其作賊盡據要害之地他時有  
事延州不可保守若失延州則關中遂為賊有以此  
而言則所侵之地不可不爭伏況西賊議和事連北  
虜今人無愚智皆知和為不便但患國家許物已多  
難為中悔若得別因他事猶可絕和何況此侵地是  
中國合爭之事豈可不爭臣謂今欲急和而不顧利  
害者不過邊臣外憚於禦賊而內欲邀議和之功以  
希進用耳故不肯擊逐羌人力爭侵地蓋小人無識

只苟目前榮進之利不思國家久遠之害是國家屈  
就通和只與邊臣為一時進身之利而使社稷受無  
涯之患陛下為社稷計豈不深思大臣為社稷謀豈  
不極慮伏望聖慈遣一使往延州令龐籍力爭取是  
賊先侵之地不令築城堡寨若緣此一事得絕和議  
則社稷之福也臣仍慮西賊來人尚有青鹽之說此  
事人人皆知不可許亦慮小人無識急於就和者尚  
陳鹽利以惑聖聰伏望聖慈不納浮議取進止

奏議卷第九

論麟州事宜劄子 已見河東奏草全書中

乞罷鐵錢劄子 同前

論耕禁地劄子 同前

論礬務利害狀 同前

相度銅利狀 同前

右五篇此卷更不重出存其目以告來者

論討蠻賊劄子若以其 一作若其自以

論湖南蠻賊劄子便形虛喜 一作便因此目取巡檢

捕賊官等 檢字無乞少 一作宜少

論水洛城事宜劄子柳禁滬等奏來一作德釋

放一作党留諸族一作諸畏滬之威信一作信

驚疑一作疑邊臣一作將自用兵以來一作自應副一作

其不便四也其字上脫築城築字上可成一作

其可也

再論水洛城劄子小將若却移此上一邊防

利便一作黨護一作武士一作滬實有功效

其理不曲一作極多一作絕少一作築水

洛耳洛字下艱辛一作是功一作不肯一作蕃族

別致別字上黨在願

論陳留橋事劄子爭陳留橋事橋字上亦聞又

論任人之體劄子又令今後無

論大斤茶劄子大斤小斤小斤作大所說所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圖書



奏議卷第十

諫院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六

論大臣不可親小事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兵興累年天下多故樞密之職事任非輕雖  
與兵戎體均一作宰輔至於大小機務其繁文倍於

中書所以國家舊制都一作承旨皆用士人位比屬僚

事參謀議祖宗之制一作尤慎擇材或取其歷職詳

練者以為副使自承平以來綱紀隳廢惟用人吏備

員而已當四方無事之時兩府檢例行事上下尸曠

恬然不恠自兵戎既動中外事繁猶務因循致多敗

誤今承旨不親職事惟署文書凡百行遣皆委諸房  
小吏使副大臣不免親臨細事既不得精心思慮專  
意廟謀至於碎務繁多又不能躬自檢察遂使邊防  
急奏多苦滯留軍國密謀動成漏洩凡關事體不便  
處多皆由樞臣難自躬親而承旨不能舉職也臣今  
欲乞依祖宗舊制承旨特用士人如武臣中難得其  
人即請於文官中精選材能換與合入官資責其舉  
職仍令樞密使副條列常行事目有可以分職責成  
者悉以委之使大臣專意廟謀屬吏分行職事時參  
國論一作議庶有裨補一作既復朝廷之舊制又於事

體而合正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取進止

論中書增官屬主文書劄子同前

臣伏見近來朝廷號令煩數更改又頻降出四方事  
不遵稟而朝廷之臣無專主者亦不勾校稽違考責  
實効以不銳之意行不信之言宜乎空文雖多而下  
不畏聽今百職廢壞弊實由斯臣竊見漢丞相官屬  
甚多欲乞精選材臣采漢名號增置兩府官屬官一  
二員使專掌政令之出者置簿拘管俟天下施行報  
應校其稽違舉行朝典即不得以承受回申便為報  
應須是施行實迹具以條聞旋行勾銷以見能否臣

謂苟設此官則天下知朝廷有責實之意今後可使  
令出必行官無曠職如允臣所請一作乞下兩府重  
議施行取進止

論班行未有舉薦之法劄子 月前

臣伏見朝廷選任百官文武參用文官在選者各以  
舉主遷京朝官其間雖容時有濫冒然孤寒有才行  
之人亦往往獲進惟有武官中近下班行並無賢愚  
分別一例以年歲遞遷自借職得至供奉官須是三  
十餘年使賢愚同滯而國家緩急要人使用無由知  
其能否或要人使則臨時只看脚色點差多是不副

所選臣謂班行入仕之人雖多端然其中亦極有才  
能可任用者但國家舉選之法全未精博臣欲乞將  
近下班行比類選人別立舉官之法凡無人舉者官  
有所止更不例遷有舉主者一作舉主方與遷轉或且  
令無舉主者依舊年限遷轉將有舉主者別作任使  
仍乞嚴為約束重其連坐之法使舉者不容肩濫則  
才與不才漸可分別而用人不濫況今四方多事天  
下都監巡檢監當之類盡要得人方能一作集事不  
必邊任并閑職方用舉薦其他要切使喚處多如允  
臣所請乞付樞密院商量立定法制頒行取進止

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 同前

臣竊見朝廷前歲以延州蕃官胡繼諤因為邊臣所  
疑移入內地見任亳州都監以子守清悉領父之諸  
部風聞近為不服一作亳州水上死無亡却家族  
身又疾病曾有奏陳乞移一京西地涼之處臣謂方  
今西鄙用兵之際朝廷宜廣推恩信撫御蕃夷既欲  
守清盡死於邊疆當厚遇繼諤保全其家族豈有既  
任其子又疑其父繼諤求一作遷內地其實異鄉雖  
曰居官乃是囚繫致其失所身病家亡況彼初心又  
無顯過在繼諤之身已有幽囚冤枉之嘆於守清之

分又失駕馭其傑之方萬一繼諤疾病死而不歸  
請父子之心豈得無恨反視中國乃為世讎必與邊  
陲別生患害其餘部族亦必離心國家自用兵以來  
凡有計謀未聞勝筭尤於招撫蕃夷之術常失恩威  
致使離叛者多皆願附賊在於繼諤處置特乘臣欲  
乞因其有請召至京師與雪前疑厚加禮遇放還本  
族示以推誠守清得父子復完必思盡節繼諤感國  
家之遇必有所施若朝廷猶以為疑即乞先以此意  
詔問守清計其必無棄父之理若彼自不欲其歸則  
他日可無後患取進止

繳進王伯起上書狀 同前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出外至夜歸家有相州進士王伯起看臣不見後留下長書一封中言為檢匣抑塞言事者責臣不能規諫人主開益聰明及自言有策可以弱北虜使十年不為害又言有上皇帝書為有司所抑不得上達仍於長書後卷却奏狀一封意欲令臣繳奏臣竊詳王伯起所與臣書詞理極有可採但未知奏狀內所言何事緣臣本不識其人又無處尋訪只據所與臣書內言有策可使北虜十年不為害此一事是朝廷當今急務其奏狀臣不敢滯留謹

并元與臣書繳連上進伏望聖慈特賜省覽或有可採乞下開封府尋訪本人更加詢問謹具狀奏聞

論大理寺斷寃獄不當劄子 同前

臣風聞大理寺近奏斷德州公案一道為一班行王守度謀殺妻事止斷杖六十私罪其守度所犯情極惡本因踰濫欲誘一求食婦人為妻自持刃逼正妻阿馬令其誣以姦事髡截頭髮又自以繩索付與阿馬守度持刀在旁逼令自縊其命只為未有棺器却且解下其後又與繩索令自縊馬偶得生逃臣略聞此大槩其他守度兇惡之狀

於案牘人不忍聞阿馬幽苦冤枉之如此而止  
止斷誣姦降以杖罪竊以刑在禁惡法本原情  
馬之冤於情可憫守度所犯其惡難容若以法  
罪舉重而論則守度誣姦不實之罪輕迫人以  
情重原其用意合從謀殺凡謀殺之罪其類甚  
有兩相爭恨理直之人因發忿心殺害理曲之  
死與未死須被謀殺之刑豈比守度曲在自身  
本無所爭備極陵辱迫以自裁殘一作虐害之情深於  
謀殺遠矣臣嘗伏讀真宗皇帝賜諫臣之詔曰冤  
未申賞刑踰度者皆許論列今之冤婦臣職當言者

豈有聖主在上國法方行而令強暴之男而敢  
人以死臣恐守度不誅則自今強者陵弱踈者害  
國法遂隳人倫敗矣其王守度一宗公案伏望聖  
特令中書細詳情理果如臣之所聞即乞行刑法以  
止姦凶取進止

論內臣馮承用與外任事劄子同前

臣伏見內官馮承用近因過失為臣寮論奏奏辨陛  
下親發睿斷不私小人聽納群言遂去左右中外之  
士莫不相慶然初聞朝議將與外任至今多日未見  
指揮近日外面虛傳云却得教坊勾當留在京師

以方今內外臣寮若有罪犯便湏勘劾依法行遣今  
承用本因有過超轉官資只與外任尚為優幸若更  
遲留不遣則使今後伏事陛下左右者恣為過惡無  
以戒勸承用從來過犯甚衆人皆畏懼不敢明言自  
其罷却入內已來舊跡漸甚一作甚多彰露內廷之事臣  
不細知外邊作過頗有實狀今若未行遠黜則言事  
臣寮不免再有論奏勾連獄訟生事轉多其馮承用  
承用乞早與一外任閑慢差遣便令出京可以戒勸後  
人外拜物論取進止

奏議卷第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七

河北轉運

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

慶曆四年八月新除河北轉運按察使未行

右臣伏覩近降朝旨約束諸路按察使備載臺官所  
 上之言意謂按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實或因迎送  
 文移之間有所闕失挾其私怒枉奏平人朝廷都不  
 深思輕信其說臣自聞降此約束日夕憂嗟竊思國  
 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是責人展効之際禁之謂  
 恐不竭力疑之誰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按察使  
 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稱



一時之極選凡一有被選之者皆亦各負才業久無  
人知常患無所施為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爭奮  
所長不惟欲報朝廷豈一作不更希進用豈可一作為  
欺罔便徇私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如一作堂官所說  
則是兩府聚屢數日選得不公之人其或不一作至如斯  
何必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常能一作主  
張猶或有沮者何況更一作生疑異使其各自心闢  
如此用人安能集事况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  
薦引之人或權勢僥倖之子彼按察使者下當忿怒  
上忤權勢而不敢避者只賴朝廷主張而已今按察

者所奏則未能施一作行沮毀者一言則便加輕侮  
昔由朝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  
委任之意不堅故一作毀謗之言易入也所可惜者自差  
諸路按察今雖未有大効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知  
懼近日致仕者漸一作甚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  
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  
問其何路按察之一作人因挾私怒苟有迹狀乞下  
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  
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為貪賊老繆  
之吏所快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等  
狀慶曆五年誤實于此

右臣近準御史臺牒為臣寮上言待制以上舉省府  
推判官轉運使副等事奉聖旨去年勅命更不行用  
今臣知委者臣竊詳臣寮上言悉涉虛妄蓋因近日  
陛下進退大臣改更庶事小人希合欺罔天聰臣試  
請辨之據上言者云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  
弊競之路方今上自朝廷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  
如臺官亦是兩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詳斷審刑詳議  
刑部詳覆等官三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改京官舉

官入國學班行遷閣職武臣充將領選人入縣令下  
至天下茶鹽場務榷場及課利多處酒務凡要切差  
遣無大小盡用保舉之法皆不聞以弊競而廢之豈  
可獨於省府等官獨一作編長弊競而可廢此其欺妄  
可知也上言者又云遂令端士並起馳騫且馳騫盡  
條一作是小人豈名端士至如自來舉官之法多矣豈  
能盡絕小人干求況自頒新勅以來何人舊是端士  
頗然改節馳騫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究姓名若果  
無之則見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託人  
莫肯言此又厚誣之甚也今內外臣寮無大小魯受

人舉者十八九豈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大臣而  
下至外處通判以上人人各魯舉官豈可盡因請託  
而舉若云其它舉官不請託只此勅舉官須請託即  
非臣所知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難一作要害  
之地皆已委信任用二字一作豈可不如外郡通判  
等不堪委任舉官況兩制之臣除此勅外亦更別許  
舉官豈可舉他官則盡公惟此勅則頓一作徇私請  
此其欺妄可知也又云每歲舉一百五十人致人多  
而爭差遣臣筭一人有三人舉主方敢望差遣一百  
五十人須一歲內有四百五十員兩制為舉主今兩

制不及五十人使人人歲舉三人即纔各是一人舉  
主豈敢便爭差遣況有不魯舉人者或舉不及三人  
者乞賜檢會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  
恣情欺妄也近日改更政令甚多惟此一事尤易辨  
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伏冀陛下因此深悟小人  
希合而欺妄也緣自去年陛下用范仲淹富弼在兩  
府值累年盜賊頗起天下官吏多不得力因此屢建  
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檢祖宗故事請  
陛下擇而行之所以元降勅文首引國書為言是也  
當時臣寮並不論議近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畫

邊事讒嫉之人幸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以此事朝廷不暇審察便與施行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緣由博海經畫勤勞河北人皆云自來未有大臣如此其經書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臨入而黜使河北官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狀小人貪務希令又不爲朝廷惜事體凡事攻擊至今未已況朝廷用人屢有進退豈有一人纔出便不問是非盡改所行之事若大臣一度進退政令一度改更如此紛紜豈有定制伏望陛下重一作審察愛憎之私辨其虛實之說凡於政令更慎改張臣檢詳元降舉官勅意亦一作

是於國書檢用祖宗所行之法今上言者却云曰一作論列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張事涉臣身不敢自辨一作然臣在諫署日言事無狀致今來臣寮指以爲辭豈可尚冒寵榮不能自劾請從黜罰以弭人言臣伏見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各有恩意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不已也其今後臣寮希附上言攻擊前兩府所行之事乞一作明擇其實有不便者方與改更庶全大體則天下幸甚也臣伏觀去年八月二日元降勅命節文云比於國書擇一作諸治要見其官人之際尤慎外臺之選

又云然其進任必屬近臣又命告示賞罰之命皆三朝之攸行此是元議舉官因依乞賜詳酌臣無任激切祈天待罪之至

論劉三蝦事狀 慶曆四年

臣伏見契丹宣徽使劉三蝦挈其愛妾兒女等七口向化南歸見在廣信軍聽候朝旨竊慮朝廷只依常表投來人等依例約回不納國家大患無如契丹自四五十年来智士謀臣晝思夜算未能為朝廷出一奇策坐而制之今天與吾時使其上下乖離而親貴忽來歸我此乃陛下威德所加祖宗社稷之福竊

慮憂國之臣過有思慮以謂納之別恐引惹臣請略陳納之却之二端利害伏望聖慈裁擇其可往年山遇捨元昊而歸朝邊臣為國家存信拒而遣之元昊甘心山遇盡誅其族由是河西之人皆怒朝廷不納而痛山遇以忠而赤族吾既自絕西人歸化之路堅其事賊之心然本欲存信以懷元昊而終至叛逆幾困天下是拒而不納未足存信而反與賊堅人心此已驗之効也其後朝廷悟其失計歸罪郭勸悔已難追矣此事不遠可為鑒戒伏望陛下思之此不可拒而可納一也三蝦是契丹貴臣秉節鉞兼宣徽可謂

至親且貴矣一旦君臣離心走而歸我是彼國中大醜之事必須掩諱不欲人聞必不敢明言求之於我此其可納二也況彼來投又無追者相繼既絕蹤跡別無明驗雖欲索之於我難以爲辭此其可納三也三墩旣彼之貴臣彼國之事無不與知今旣南來則彼之動靜虛實我盡知之可使契丹日夕懼我攻取之不暇安敢求索於我自起兵端若使契丹疑三墩果在中國則三四十年之間卒無南向之患此又納之大利其可納四也彼旣窮來歸我若拒而遣之使其受山遇之禍則幽燕之間四五十年來心欲南向

之人盡絕其歸路而堅其事故秋之心思爲三墩報仇於中國又終不能固契丹之信此爲誤計其失尤多且三墩在中國則契丹必盡疑幽燕之人是其半國離心常恐向背凡契丹南寇常藉幽燕使其盡疑幽燕之人則可無南寇之患此又可納大利五也古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不可失之幾也其劉三墩伏望速降密旨與富弼令就近安存津遣赴闕惟乞決於睿斷不惑群言取進止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杜韓范富言慶

曆五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  
 群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作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  
 慈一作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  
 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而罷天下之  
 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  
 職一作在外事不盡一作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  
 讒害忠賢其說一作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  
 朋黨欲動擢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  
 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  
 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為朋一作指一作為

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道而蒙信任者  
 則難一作以他事動擢惟有專權是上一作之  
 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  
 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  
 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感聖聰者一作臣請試辨辨字一  
 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  
 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  
 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衍  
 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  
 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

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  
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  
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脩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  
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  
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  
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  
天下至公作四字正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  
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一作無私以此而言臣  
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競  
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

也然此一字無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一作來不見  
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二字得名  
位則可行故好行一作權之臣必貪一字位自陛下召  
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  
一有至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  
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皆再至愈堅十五  
之愈懇讓之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但一字見其避讓大繁  
不見其好一作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  
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其皆未作一作事  
一作事欲乃特此一字無開天章召而賜坐受一作以紙筆



使其條事一作列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

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

弼等一字一作其條列大事而施行二字一作行弼等遲回又

近二字一作近反一月方敢略條數事然此字無仲淹深一作老

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一作難更張故其所陳志在

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

性雖銳然亦此字無不敢自出意見但多此字無舉祖宗

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

事便行臣方惟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遇事至

小人巧譎也曰專權

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

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一作

責祖宗之言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

爭屈志一作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

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國

家之前耻八字一作思雪耻沿緣一作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

武備再脩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

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

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  
辟之中特親一作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  
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  
去而使羣邪相賀於一作內四夷相賀於一作外此  
臣所必有為陛下惜之此無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  
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  
不輕矣惟此無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一作不疑使  
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  
夫與陛下經營之時知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  
陛下二字無此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

慶曆八年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端一作  
思君一作寵至深來知執効之所今群邪爭進  
護巧而一有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一作  
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臣無任祈  
天待罪懇激屏營之至臣脩昧死再拜  
右正文乃今盱台守施宿所歲當時真本也一作  
疑是後來公所改定如以水落為洛之類及其餘  
文意皆不若一作為長至如貴國二字注一作責  
蓋用編本及李燾長編今真蹟元用貴國按慶曆  
二年契丹求關南書云貴國 祖先肇創基業尋

興教境繼為善鄰暨乎

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

仁宗命王拱辰草答書云

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則是貴國二字被此用之公此奏後致為責耳

奏議卷第十一

薦劉義叟劄子已見河東奏草全書中

進劉義叟春秋災異狀同前

論契丹侵地界狀已見河北奏草全書中

右三篇此卷更不重出存其目以告來者

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一被選之者一作皆亦皆字無常

解字

論杜衍等罷政事狀一尤彰著能字下一之得專一作

好權一作好行一懇讓之者者一無見其皆未行事六字一作

條事一作條然不敢有然亦字下一惜之也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奏議卷第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八

銓部

論權貴子弟衝移選人劄子

至和元年六月判流內銓

臣勘會銓司近年選人倍多員闕常少待闕者多是  
 孤寒貧乏之人得替住京動經年歲遇有合入闕次  
 多被權貴之家將子弟親戚陳乞便行衝改或已注  
 授者且一無者字且令待闕或纔到任者即被對移  
 只就權貴勾當家私不問孤寒便多不便兼臣所見  
 臣察陳乞多非急切事故或云近便鄉里或云看覩  
 墳塋僥倖希求妄託名目孤寒阻滯徒益怨嗟臣欲



乞今後臣寮須有急切事故如委任邊寄不許般家  
及致仕分司丁憂病患之類方許陳乞子弟差遣其  
一字雖無事故自將恩澤陳乞者許銓司勘會如已  
注人者更不改注已到任者更不衝移並令別具陳  
乞仍不許連併陳乞兩任如允臣所請乞下銓司遵  
守施行今取進止依奏并下三班  
審官並依此

翰苑

論臣寮奏帶指使差遣劄子

至和元年九月  
兼三班院

臣等勘會本班見管使臣至八千餘員其入仕之源  
既已冗濫及差遣之際又多有因緣附權貴者僥倖

多門致孤寒者怨嗟不已伏見近年文武臣寮出外  
任者多帶指使隨行不久便奏乞監押巡檢差遣仍  
多指定去處陳乞亦有元只是諸司職掌人奏帶隨  
行後來改轉班行並不曾歷短使監當差遣便入監  
押巡檢親民亦無合入遠近路分取便指射有職田  
處朝廷以重違臣寮奏請更不勘會差遣資序路分  
遠近合與不合入得便行差除相繼成例近日漸多  
合行釐革臣今欲乞今後臣寮奏帶隨行指使之人  
及三年已上並只與理為一任候歸班依例差遣外  
更不得陳乞差遣所貴止絕僥倖今取進止

論史館日曆狀嘉祐四年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

直書錄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一作錄惟書除日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一作字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一作繫非一作非以月日一作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一作取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

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於一有廢墜矣

此字無臣竊聞一作見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

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

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

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

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

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

張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

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

事追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一作

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

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

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

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

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

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為草卷標題月分於

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為日曆仍

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

記一作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惰一作官失職者奏行

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



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  
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  
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  
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  
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  
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  
旨

請駕不幸溫成廟劄子至和二年

臣伏見本月八日聖旨疎決禁囚特行減降及軍上  
等有特支陛下聖慈本以興國寺奉安直宗皇帝

事有此恩旨而中外之議紛然不一皆云正月八日  
是溫成皇后周年故有此特支疎決又見聖駕朝講  
萬壽宮又云溫成畫像在彼所以聖駕親臨蓋為自  
去年追冊溫成皇后之後朝廷每於典禮過極優崇  
遂致議者動皆疑惑今又聞來日聖駕幸奉先寺酌  
獻宣祖皇帝外議喧然又云溫成皇后祠廟在彼伏  
以陛下聖德仁孝本為祖宗神御以時酌獻不可使  
中外議者言陛下意在追念後宮寵愛託名以謁祖  
宗虧損聖德其事不細臣欲乞明日幸奉先寺酌獻  
畢更不臨幸溫成祠廟以解中外之疑以止議者之

說臣職忝特從無所裨補聞外人議論不敢不言不惟臣有愛君之心合具陳述陛下舉動為萬世法亦不可不慎取進止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至和二年

月日具官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書于體天法道  
象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闕下臣聞自古有天下者  
莫不欲為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為明主而常至  
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  
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  
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

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  
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  
順意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  
之夫為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  
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為人  
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  
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  
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

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悛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竊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

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惟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綱紀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一作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

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  
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  
事委一不學無識淫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  
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  
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  
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  
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  
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  
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  
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

之嗾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蓋  
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事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心  
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  
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此  
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  
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  
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然忠  
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  
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情  
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所

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謬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  
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  
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  
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  
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  
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  
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  
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  
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  
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

言狂罪當萬死臣昧死再拜

論修河第一狀同前

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開橫壠回  
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  
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  
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  
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勤一作衆勞民費財不精  
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一作既已  
蒼惶羣議一推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  
聰只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

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梢芟搔動六路一百有餘  
 州軍一有字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  
 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  
 財為國斂怨舉事輕脫為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  
 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  
 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  
 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  
 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  
 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  
 靜振卹之猶恐饑民起而為盜何況於此兩路聚大

衆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  
 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作  
 補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一作者幾瘡痍未斂物力  
 未完一作充今又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  
 生苗已及莫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  
 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別路差夫  
 則遠處難為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  
 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魯議修塞  
 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  
 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

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壠  
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壠至海一千餘  
里埽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  
私有功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  
興為一無於災旱一作於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  
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一作審察天時  
人力之難為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  
哉臣聞鯀障一作泄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  
書知水趨一作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  
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

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  
轉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  
四也橫壠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一作決又亦數歲  
故道已塞一作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  
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  
撫計減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  
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  
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岬  
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虛  
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西

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  
動山搖災禍自此而始一作自茲方今京東赤地千  
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拆  
屋一作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  
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荒一作歲務安人心徐詔  
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一作豐年餘力  
漸次興為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敢不言  
謹具狀奏聞

論雕印文字劄子至和二年

臣伏見朝廷累有指揮禁止雕印文字非不嚴切而

多蓋為不曾條約書鋪販賣之人臣竊

今論議時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讓官表其間

陳北虜事宜甚多詳其語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  
不知事體竊恐流布漸廣傳入虜中大於朝廷不便  
及更有其餘文字非後學所須或不足為人師法者  
並在編集有誤學徒臣今欲乞明降指揮下開封府  
訪求板本焚毀及止絕書鋪今後如有不經官司詳  
定妄行雕印文集並不得貨賣許書鋪及諸色人陳  
告支與賞錢貳佰貫文以犯事人家財充其雕板及



債責之人並行嚴斷所貴可以止絕者今取進止

奏議卷第十二

論臺諫官言事言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

上脫去忠邪不分而五字盡疑有疑字上與下爭勝與字下一沮

言事者作阻一作拒

論修河第一狀乃能可一作已及將一作輸遠處一作就河

便近一作諸近收聚一作儲積因而疏決因字下

論史館日曆狀亦得以書一作亦得書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奏議卷第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九

翰苑

論使臣差遣劄子

在初二  
年兼  
判三班院

舊勘會本班見管使臣八千一百一十二員自古濫  
官未有如此之多也臣遂將簿籍根磨增添數目只  
自皇祐二年終至今實四年半之內自借職以上增  
添二千八十五員於中近日增添併多只自皇祐五  
年終至今年六月一年半之內增四百九員殿侍猶  
不在數蓋由曲恩濫賞臨時無節以日計月所積遂  
多率計一歲常增四百五十員若不塞其濫源則更

三五年後不勝其弊矣於今裁損已為太晚若更增  
添則四海之廣不能容濫官天下物力不能給俸祿  
矣臣今略舉入仕僥倖者二事乞先賜指揮釐革其  
餘見在者既不可減損惟其入仕之源欲乞令當政  
大臣早賜擘畫所貴不為將來之患所有臣擘畫二  
事今具畫一如後

一自來諸皇親宅前勾當人除郡王宮殿侍年深  
有例送三班院差使外其餘宮院殿侍及客司  
書表宅案等別無恩例只自慶曆八年初立年  
限上自郡王下至觀察使以下應緣皇親宅前

殿侍客司書表宅案等並只勾當五年便送三  
班差使等第年限轉充借奉職此入士之源最  
為僥倖者臣今欲乞應郡王已下宅前殿侍客  
司書表宅案勾當及五年者更不送三班只令  
在宅依舊勾當所有合轉殿侍並借職年限並  
依慶曆八年密院劄子指揮如此則皇親勾當  
人不妨恩澤只是免得諸宮院送納三班後續  
補人數兼諸宮院若得依舊勾當並是諳熟委  
使之人又三班減得人數甚為利便  
百司人吏舊來出職皆有職名年限近年多候



類有遷徙輕黷威靈要其所歸止為小人圖利臣見自古人君好興土木者自春秋史記歷代以來並皆書為過失以示萬世今小人圖一旦之利黷祖宗之威靈置一作人主於有過之地誰忍為之臣實痛惜臣因準勅減定於三司略見大槩開先殿初因兩條柱損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五百有零睦親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又八十四萬七千又有醴泉福勝等處物料不可悉數此外軍營庫務合行修造者又有百餘處使厚地不生他物惟產木材亦不能供慶曆自古王者尊祖事神各有典禮不必廣興土

木然後為能臣竊見累年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聖開會典國兩寺正一聖燬蕩盡是以見天意厭土木之華侈為陛下惜國力民財謹戒丁寧前後非一陛下與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懼大戒而脩省其已興作者既不可及假此字外其未修者宜速寢停況睦親神御殿於禮不宜作其事甚明別無禮典講求乞更不下太常便行寢罷其慶基殿如的有損漏只令三司差官整補不得理為勞績其奉先寺乞勒寺家自修今垂拱殿是陛下常坐之處近聞為無一作榑梁木且止未修諸

皇親自火燒居宅後至今寄寓它所陛下尊為天子  
無梁木修一殿富有四海而皇族無屋可居蓋為將  
良材美木俯徇小人並於不急處枉費遂致合行修  
造處却至乏材伏願陛下進思累次大火常發於上  
木最盛處凡國家極力興修者火必盡焚一作必且  
天厭土木而焚之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此所以福  
應未臻而災譴屢降也伏乞上思天戒下察人言人  
言雖狂而實忠天戒甚明而不遠伏惟陛下聖德恭  
儉不樂遊畋凡所興修皆非嗜好但以難違小人一  
時之請自取青史萬世之譏實為陛下惜之伏望聖

一作廣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修河第二狀至和二年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  
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冲昌請開六塔互執  
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  
利害之原源一作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  
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  
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  
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  
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

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  
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壠故  
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為濱德  
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  
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一作泥沙無不淤之  
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  
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  
河流七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  
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  
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一作

淤溢乃於滑州天臺壩決今所謂而修塞水復故道亦業  
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今所謂其後數年又議修  
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婦決所決差小與故  
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壠大決  
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  
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壠既  
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曆三四  
年橫壠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為河北轉運使  
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  
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復一作決然則京東

橫壠兩河故道二字無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  
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  
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  
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  
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北銅城已上  
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  
斗下則當日水流一作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  
橫壠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  
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  
一作所不能必則一作必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

而為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  
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  
用一千八百萬稍芟料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  
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  
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  
用三十萬人然而一有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  
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赤之方倍為六尺且  
闊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為  
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筭之乃八倍之功此  
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



不實大抵塞高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  
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  
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  
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  
必決如龍門橫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  
而害多者一有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  
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  
之則濱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  
淤澁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  
有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在一作增治堤防

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  
歷數州之地誠為急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為勞矣  
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  
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  
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  
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  
海別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  
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為患  
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耳言  
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

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修河第三狀

一作論修六塔河  
至和三年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首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變之計則其言可

言表其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策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雖一作大而其害未至一作夫以利口小人為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怨冀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無一作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為患若得河不為患雖竭人力猶當為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

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為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  
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  
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  
人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  
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為患言一作愈  
次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  
所慮也且事欲貴一作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  
其害少而患輕者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  
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  
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

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害  
之所為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為  
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  
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  
大眾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  
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為也臣前已具言河利  
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畧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  
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為患今順已決之流  
治堤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  
患一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為害無涯

自河決橫隴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  
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  
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堤防是以今河水勢無  
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  
患可禦不至於為一作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  
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  
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修埽功料浩大勞  
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  
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  
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

正派為功不小又聞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堤防  
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為困弊  
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  
橫流散溢濱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  
者素彌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  
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  
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一作  
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為害而無涯者也  
今為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  
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隴故道本以高淤難

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  
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一作不能  
擇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  
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  
皆不可為惟治堤順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  
衆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  
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為是下情如此誰為  
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  
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  
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

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為大患且河亦  
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  
策立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況功必  
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論狄青劄子 至和三年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  
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后下無隱情上無一作  
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  
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一作能言之人  
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為福者有

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一作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于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蓋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竊伏一作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為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為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

進用自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既以為榮遂相悅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為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為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湏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為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

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為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  
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  
為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為人所禍者矣為青計者  
宜自一作自宜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  
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  
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為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  
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為軍士所迫爾大  
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為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  
為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  
其本心所為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劑處

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  
下早聞而省察之耳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  
過但為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  
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  
掌機密而為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  
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一作禍亂之  
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  
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  
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  
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議漸消一作息則其誠節可

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  
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為學士職彌論思  
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取  
進止密知陳州

論羅修奉先寺狀堅壯

論修河第二以未知

論此其常勢勢一作常自是一作力復一作下水不

能行有又自下流先淤一作下又淤下流一作

一有下流計用一千八百萬一作稍莫一作減得

一作已是日一作浩大一作則此所謂則一作大祇

論修河第三狀是小人一作口舌之一作臣一作目

下一作若得一作非有私仲昌之心一作功

料一作費物一作之一作

料一作費物一作之一作



論狄青劉子流議漸消  
上  
一



奏議卷第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

翰林

論水災疏

至和二年

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疏于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脩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犇走滄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

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奔逃號  
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  
無以容身縛棧露居上雨下水累累老幼狼籍于天  
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  
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  
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  
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  
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二四丈餘道路  
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為災遠方近畿  
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一作驚懼莫大之變隱惻至

仁之心廣為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  
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  
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為可以塞  
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  
進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  
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一作副所以承宗社之重  
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  
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為言大臣亦嘗進  
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  
大體者因以為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

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  
列於朝者亦衆然爲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  
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  
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  
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有元良萬國以正蓋  
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  
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  
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  
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旣以  
承宗廟之重又以爲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

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爲人父後者皆被恩  
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  
即位之明年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  
後從之當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  
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  
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羣臣莫敢  
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  
從榮曰羣臣欲以汝爲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  
臣不更不敢言然而漢一有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  
久爲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爲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

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覲陷于大禍後唐  
遂亂此前世之事也况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為  
皇子爾未即以為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  
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  
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為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  
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于內無一  
二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十一侍于左右如  
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羣  
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  
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

意深故為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  
為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喜陛  
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  
于左右然後文武羣臣奉表章為陛下賀辭人墨客  
稱述本支之盛為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一  
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為  
子未用立為儲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  
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  
始初議者已為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  
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

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為惡不幸為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為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為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為言者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為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一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為災陛下嚴奉祭祀可

亦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

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為福應也臣伏觀一作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群臣應詔為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臣昧死再拜

再論水災狀 同前

右臣伏觀近降手詔以水災為變上軫聖憂既一人形非已之言宜百辟無違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

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採歟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滄浸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爲可以消弭因爲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思惟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而禍患所應于後者又非一言而可測是則已往而當救之弊甚衆來來而

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二三大臣所計取濟死自古天下之法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既未果爲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知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謹言正論聞于朝廷自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

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負外郎直  
史館知襄州張瓌靜默端直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  
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為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  
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負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  
故相夷簡之子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  
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  
之臣也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  
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  
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極以小  
過棄之其三才者進退與衆人無異此皆為世所知

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淪沒於無聞者不  
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詢採亟加進擢  
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乃願陛下聽其言  
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為其人私計也若量需思澤  
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為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報  
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謹告丁寧  
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  
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以警懼之尚  
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臣  
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共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



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  
東京西皆有大水並當存卹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  
路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為行遣爾  
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輕  
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恤之急者兼又放稅賑  
救皆耗運司錢一作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  
得人其才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  
事亦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為虛作行遣爾伏乞各  
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  
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既專一

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  
赤地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  
則來年不惟民饑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可不留  
心也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備準外猶  
有三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既旱則來年  
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輟以濟急  
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  
量輟五七十萬石物與兩浙一路令及時賑救一十  
三州只作借貸他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博也  
此非弭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

慈特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水入太社劄子 同前

臣所領太常寺累得郊社勾當人狀申為雨水滄浸太社太稷壇四面及屋宇墻壁摧塌乞行修整尋得宮具狀申奏及累牒三司至今未見有人興功整緝但聞行路之人咨嗟傳說言國家社稷之壇損壞如此臣遂躬親往詣太社及齋宮裏外觀當見二壇浸在水中四神門及闕庭齋宮屋宇並各倒側摧圮并自來所植樹木亦有僵仆與瓦石土木縱橫狼籍於水中四面並無墻垣行路之人往來皆見竊以宗

廟社稷禮貴尊嚴今四面並無遮映使巷陌人馬往來褻瀆如此而又積水圍浸瓦木土石狼籍其中臣初到彼旁側居民見臣來觀當亦有對臣咨嗟者又見有數人兵士在彼岸水間得只有一十三人仍是今日纔方差到既無家事岸水又無官員監督社稷之重豈宜如此竊以水入社稷咎罰豈輕陛下仁聖寬慈未有過失天之譴告必有所因伏乞特諭執政之臣退省已失之事各思警懼速務修完仍較量事體輕重後先以社稷為國家大事不與軍營倉卒一例行遣乞專差大臣一員充修太社太稷使并差幹

事諸司使及使臣一兩員監役及差兵匠併力先且  
決洩庫出積水築起四面垣牆不使路人車馬往來  
藁瀆然後整緝諸屋舍等以稱陛下尊嚴社稷上畏  
天戒之意臣以職事不敢不言取進止差知禮院王  
三司判官

修提舉  
乞添上殿班劄子嘉祐元年十月

臣伏見陛下自今春服藥已來羣臣無得進見今聖  
體康裕日御前後殿視朝決事中外臣庶無不感悅  
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未曾能一作得上殿奏事今  
雜邊鄙寧靜時歲豐稔民無疾癘盜賊不作天下

務粗循常規皆不足上煩聖慮陛下可以游心清閑  
養聖體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是陛下朝夕左  
右論思獻納委任之臣豈可擴隔時月不得進見於  
前不惟亦有天下大務理當論述者至於臣子之於  
君父動經年一作歲不得進對豈能自安臣一有字今欲  
望聖慈每遇前後殿坐日中書樞密院退後如審官  
三班銓司不引人則許臣寮一班上殿假以頃刻進  
瞻天威不勝臣子區區之願也如允臣所請乞下閣  
門施行仍約束上殿臣寮不得將干求恩澤訴理功  
過及細碎閑慢等事上煩聖聰或乞約定上殿時刻

所貴不煩久坐伏候勅旨其後上所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一作論其八交結

十一月十一

臣伏見覲一作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使旬日以

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一作論漸以沸騰蓋

緣一作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一作

緣飾姦言奸一作善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

衆皆樂為其用前在相位一作政事累害善人所以聞其

再來望風恐懼一作畏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

用人尤所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

前而聽察一作納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

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一作先察毀譽之人一作

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

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一作小

君子非之則其人不可知其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一作論

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為中外素所稱信

者君子也如此等一四字無皆以旦朝為非矣一四字無皆以

女左右使令之人徃徃小人也如此等一四字無皆以

昌朝為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一作為人可知矣今陛下

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

士一作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臣一作與宦官

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

聞昌朝陰結宦豎構造事端謀劫大臣以圖進用若

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劫乃在自疑必難

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一為非矣其稱譽昌

朝一作稱信以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

用昌朝為天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

伏思一作陛下必不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

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

陛下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為稱譽朝一

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若使

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

與謀一字有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于聖聰三字矣

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一作而用之亦左

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一

大臣體輕連為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出

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為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

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一字有以此規圖進用竊一作聞

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命字除是以中

外疑懼物論喧沸一作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外已

如此則使其在位一作若使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

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一作遂得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

政一作事辭必為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一作願聖抑左

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一作議之論一作說早一作遠罷

昌朝還其舊鎮一作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為學士職號

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

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取進止

舉留胡瑗管勾太學狀同前

右臣伏見新除國子監真講胡瑗充天章閣侍講有

以見聖恩獎崇儒學褒勸經術之臣也然臣等

國家自置太學十數年間生徒日盛常至三四百人

自瑗管勾太學以來諸生服其德行遵守規矩日聞

講誦進德修業昨來國學開封府并鏤廳進士得解

人中四字一作內三百餘人是瑗一作胡瑗所教然則學業

有成非止生徒之幸庠序之盛亦自一作自無是朝廷有

於美事今瑗既升講筵遂去太學竊恐生徒無依漸

以分散竊以學校之制自晉難興惟唐太宗時生員

最多史冊書之以為盛美其後庠序廢壞至于今日

始復興起若一旦分散誠為可惜也一作可惜臣等欲

望聖慈特令胡瑗同勾當國子監或專兼一作管勾太

學所貴生徒不至分散伏候勅旨

薦布衣蘇洵狀 嘉祐五年

右臣猥以庸虛叨塵侍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顏竊慕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為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淳一作純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

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辯闕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為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錄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梅堯臣充直講狀 嘉祐元年

右臣等忝列通班無裨聖治知士不薦咎在蔽賢伏見太常博士梅堯臣性純一作淳行方樂道守節辭學

優贍經術通明長於歌詩得風雅之正雖知名當時而不能自達竊見國學直講見闕二員堯臣年資皆應選招欲望依孫復例以補直講之員必能論述經言教導學者使與國子諸生歌詠聖化于庠序以副朝廷育材之美如後不如舉狀臣等並甘同罪

舉布衣陳烈充學官劄子 嘉祐元年

臣伏見國家崇建學校近年以來太學生徒常至三四百人此朝廷盛美之事數百年來未嘗有也然而教導之方必慎其選其進德修業必有篤行君子可以不言而化者使居其間以為學者師法庶幾內修

其實不止聚徒之多為虛名之美也伏見福州處士陳烈清節茂行著自少時晚而益勤久而愈信非惟一方學者之所師蓋天下之士皆推尊其道德謂宜以禮致之朝廷必有裨補近聞命以官秩使教學於鄉里其禮甚薄未足以稱勵賢旌德之舉臣今乞以博士之職召致太學雖未能盡其材亦足以副天下學者之所欲而成一作朝廷崇賢勸學之實取進止

再乞召陳烈劄子 嘉祐二年

臣嘗奏舉福州處士陳烈有道德可為博士處之太學竊聞朝廷命以官秩俾之講說而烈辭讓不起臣



亦嘗知烈之為人其學行高古然非矯激之士也一有字  
其所蘊蓄亦欲有所施為况聖恩優異褒賁所及足  
以勸天下之為善者在烈不宜辭避然其進退之際  
亦有所難蓋朝廷前命以本州教授彼方辭讓而遽  
有國學之召義不得不辭然自古國家樂賢好士未  
始不如此在下者逡巡而避讓在上者勤勤而不已  
以勸難進之節而天下靡然識上有好賢不倦之心  
上下相成以勸風俗正謂朝廷宜再加優命致烈必  
專則於其其一作進退之際已足以勉勵媮薄臣今欲  
乞未命以官但且召至京師彼必無名辭避俟其既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  
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徃徃亟加擢用  
此自古明君賢主一作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  
言者亦不為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為陳大計  
者又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  
先忤貴權而旁有群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  
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

類疑言事之職但爲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幸陛下納諫之意違陛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沉默端正守身難進之臣置之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姿質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沉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若久更吏事兼有時才嘗召試館職因辭不就公

性樂閑遠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臺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恩榮未知報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取進止乞留中

薦張立之狀

臣伏見朝廷之議常患方今士人名節不立民俗禮義不修所以取士多濫而淳僞難明愚民無知而冒犯者衆蓋由設教不篤而獎善無方也伏見徐州進

士同三禮出身見守選人張立之能事父母有至孝  
之行著聞鄉里本州百姓僧道列狀稱薦前後長吏  
累次保明安撫臣寮亦曾論奏至今未蒙朝廷甄擢  
其人母年八十無祿以養銓司近制於選人祇許入  
邊遠官立之家若則患祿不逮親欲就遠官則難於  
扶持有至孝之行而進退失所有累薦之美而褒勸  
不及於立之養親之志所希至少於朝廷獎善之道  
所施至多伏望聖慈特下銓司採閱本人行止及前  
後冊薦迹狀與一本州合入官所貴旌一士之行勤  
鄉之人伏以古今致理先於孝子勸賞最勤今孝

節之科久廢不舉旌表之禮久闕不行欲乞今後應  
有孝行著聞累被薦舉者與一本州官令自化其鄉  
里仍乞著為永式其張立之如 臣所奏乞送銓司  
施行

奏議卷第十四

論水災疏不幸不字上一  
有而字

舉陳希烈充學官劄子今乞以一作命以



翰苑

條約舉人懷挾文字劄子

嘉祐二年正月知貢舉

臣伏見國家自興建學校以來天下學者日盛務通經術多作古文其辭藝可稱履行修飭者不可勝數然累次科場人數倍多於往歲事既太盛弊亦隨生竊聞近年舉人公然懷挾文字皆是小紙細書抄節甚備每寫一本筆工獲錢三二十千亦有十數人共歛錢一一作二百千雇倩一人虛作舉人名目依例下家狀入科場只令懷挾文字入至試院其程試則



他人代作事不敗則賴其懷挾共互一作相傳授事敗則不過扶出一人既本非應舉之人雖敗別無刑責而坐獲厚利竊以國家取士務得實材今若浮偽之人容其濫進則使負辛勤蘊實學者無以自別且自來科場務存事體所以優加禮遇用待賢能今浮薄之徒不知朝廷崇獎之意自為姦偽以至於此甚可歎也謂惟一作宜峻立科條明加約束使浮薄姦偽之徒不容於其間則實有學行之人得被選進然後士子無濫舉朝廷得實才臣今欲乞增定貢院新制寬監門之責重巡鋪之賞蓋以入門之時一一搜檢則

慮成擁滯故臣乞自舉人入院後嚴加巡察多差內臣及清幹京朝官巡鋪每獲懷挾者許與理為勞績或免遠官或指射差遣其監門官與免透漏之責若搜檢覺察得人數多者令知舉官聞奏取旨重加酬獎其巡鋪官除只得巡察懷挾及傳授文義外不得非理侮慢舉人廢存事體且朝廷待士甚厚而小人自為浮薄不可不行禁止以革弊源一作弊如允臣所奏乞立定巡鋪官賞格及懷挾人責罰刑名添入貢院新定條制仍榜南省門及下進奏院頒告天下所責先明條約然後必行取進止

論保明

明一每

舉人行實止

一作劄子

劄子

同前

臣伏觀近降勅命更定科場條制內一節令本縣令佐知州通判保明舉人行實委無玷缺若因事彰露只罪令佐知州通判所斷刑名並用舊制雖去官經恩不得原減者伏緣舊制刑名甚重今來去官經恩不得原減則官吏所責不輕而玷缺之累中人所不能免小過微累皆為玷缺難以必用深刑責官吏保其所不能盡知者若謂止坐大事則又無明文竊慮後有犯者難用必行之法臣今欲乞指定舉人玷缺事狀如事親不孝行止踰濫冒衰匿服曾犯刑責及

雖有蔭贖而情理重者以上事節為犯其一並不備

杖試如違必

並一作

用舊制刑名所貴事簡而易遵法

嚴而必用如允臣所請乞下禮部貢院施行今取進止

論契丹求御容劄子

嘉祐二年

臣伏見契丹所遣汎使專為御容而來中外之議皆謂前歲既已許之於理不可中止失於不早踐言至彼非時遣使及朝夕以來傳聞頗異或云大臣共議欲遂拒而不與若然則臣恐釁隙之端自此而始禍患之起未易遽言大凡為國謀事者必先明信義重

曲直酌人情量事勢四者皆得然後可以不疑苟一  
有未然尚恐敗事況四者俱失豈可不思契丹與中  
國通盟久矣而嚮來宗真特於信好自表懇懇別有  
家書繼以畫像聖朝納其來意許以報之而乃遷延  
至今遂欲食言而中輟是則彼以推誠結我我以不  
信待之失信傷義甚非中國待夷狄之術而又其曲  
在我使彼易以為辭自南北通和以來信問往復之  
際每於報答常從優厚假借既久其心已驕況此畫  
像之來特表懇懇之意是則於平常之禮厚報以驕  
之懇懇之來則不報以沮一作阻之沮之彼必怒不

報彼必恥懷恥畜怒何所不為此人之常情也許其  
父不許其子厚薄之際此亦人情之難處也臣竊見  
契丹來書初無寒溫候問之言直以踐言孤約為說  
其意在於必得若此時被沮勢必更來事既再二豈  
能堅執若待其失於遜順已成釁隙然後與之則重  
為中國之辱又使夷狄謂中國難以恩意交惟可以  
勢力脅因之引惹別有它求則為後患何可涯哉今  
虜主雖弱而中國邊備未完廟謀未勝未可生事而  
欲執我曲彼直之議以起戎而結禍夫察彼事勢必  
不能中止量此事勢又未能必沮之臣故曰四者俱



失也臣又聞虜使入境之日地震星殞變異非常先  
事深防猶恐不及失計招禍豈可自為臣願聖慈出  
於獨斷勿沮其善意無失我信言臣今欲乞回諭虜  
中告以如約直候今冬因遣常使時與之則於事體  
稍便伏乞速下兩府商議上繫國家利害臣不敢不  
言今取進止

論選皇子疏 一作書 嘉祐二年

八月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  
文館修撰判修唐書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輕車都  
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棻謹昧死再拜上書于體天

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聞言天下之  
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  
所以盡為忠之心況臣遭選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  
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  
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  
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  
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  
為言今者伏見充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  
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  
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

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  
漸疎左右則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  
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特出自聖意於宗  
室之中選材貴可喜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  
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  
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  
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閑宴又有  
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  
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大子問安侍膳  
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

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  
殿後殿百司奏事者徃徃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  
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  
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  
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  
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  
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  
也伏況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  
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  
不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

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為之亦其時也臣言在計  
愚伏俟斧鉞臣昧死再拜

乞寫秘閣書令館職校讎劄子嘉祐二年九月  
兼判秘閣

臣近準勅兼判秘閣檢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  
日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秘閣有闕者書名件用崇  
文總目逐旋補寫依例酬校了以黃絹裝褱正副二  
本收附準備御覽內中取索一作本閣尋具畫一合  
行事件聞奏蒙依所奏施行當時雖有此行遣尋值  
事官觀文殿書權住至今伏見館閣校讎之官負數

甚多除係省府南曹外其餘主判閑局及別無主判  
者並各無書校對既無職事因此多不入館伏以館  
閣國家優養賢材之地自祖宗以來號為清職今館  
宇闕然塵埃滿席有同廢局甚可嘆嗟臣今欲乞檢  
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日所降指揮及一宗行  
違次第許從本閣選請在院館職官員先將秘閣書  
目與崇文總目點對內有見闕書籍即於三館取索  
先校定然後抄寫成書仍差初校覆校官刊正裝褱  
其合行事件已有畫一起請依奏指揮亦乞檢會施  
行惟元乞公用錢乞更不支破其抄寫措書候見得

闕書數日將見在楷書人數酌量多少如照一作闕人即別具擘畫聞奏今取進止

乞定兩制員數劄子 嘉祐三年

臣竊以學士待制號為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間備顧問以論思獻納為職自祖宗以來尤精其擇一作精擇苟非清德美行藹然衆譽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是以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搢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體增重其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一作近年以來稍慎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謂

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既已知之矣而為國家一作

字三計者宜於此時一作亦宜一作亦創立經制今惟翰林學

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

定一作員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

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擇

賢材以充其選苟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如允臣所

請乞賜詳議施行取進止

論編學士院制劄子 嘉祐三年

臣伏見國家承五代之餘建萬世之業誅滅僭亂懷來四夷封祀天地制作禮樂至於大臣進退政令改

更學士所作文書皆繫朝廷大事示於後世則爲王者之訓謨藏之有司乃是本朝之故實自明道以前文書草藁尚有編錄景祐以後漸成散失臣曾試令類聚收拾補綴十已失其五六使聖宋之盛文章詔令廢失湮淪緩急事有質疑有司無所檢證蓋由從前雖有編錄亦無類例卷第只是本院書吏私自抄寫所以易爲廢失臣今欲乞將國朝以來學士所撰文書各以門類依其年次編成卷秩號爲學士院草錄有不足者更加求訪補足之仍乞差本院學士從下兩員專切管勾自今已後接續編聯如本行人吏

不畫時編錄致有漏落許令本院舉察理爲過犯此臣本院常事也所以上煩聖聽者蓋以近歲以來百司綱紀相承廢壞事有曾經奏聞及有聖旨指揮者僅能遵守若只是本司臨時處置其主判之官纔罷去則其事尋亦廢停所以臣欲乞朝廷特降指揮所遺久遠遵行不敢廢失今取進止

請今後乞內降人加本罪二等劄子

三年

臣伏見諫官陳旭起請僥求內降之人委二府劾奏干請者之罪蒙朝廷依奏施行尋聞李璋因內降責罰自後罕聞敢求內降以希恩賞者以此見至公之

朝必信之法可以令行而禁止也然旭所請只爲恩賞之一端而小人僥求無所不至臣自權知開封府未及兩月之間十次承準內降或爲府司後行或爲宮院姨嬪或爲內官及干繫人吏等本府每具執奏至于再三而干求者三內降不已至於婢妾賤人犯姦濫等事亦敢上煩聖聰以求私庇官豎小臣自圖免過反彰聖君曲法之私雖有司執奏終許公行然小人干求未有約束止絕臣今此欲乞今後應有因事敢干求內降者依舊許本府執奏外更乞銀虎因緣干求之人奏攝下府勘劾重行責罰如本

自行干請者亦乞一就勘鞫加元犯本罪二等斷遣其情理稍深及干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牒報御史臺彈糾勘劾施行所貴止絕小人干亂公朝敗紊綱紀今取進止

論梁舉直事封回內降劄子嘉祐二年

臣勘會本府見勘內臣梁舉直公事兩曾執奏三準內降特與放罪臣伏見近年權倖之臣多是公然作過不畏憲法特干求內降紊亂紀綱所以前後臣寮累具論述陛下特降明詔許承受官司執奏不得施行布告天下著爲信令今梁舉直累煩睿聽干求不

已本府遵依前後詔勅再具執奏未許公行伏以曲庇小臣撓屈國法自前世帝王苟有如此等事中外書之以著人君之過失今梁舉直不欲受譴於其自寧彰陛下之過於中外舉直此罪重於元龜之罪人縱未能法外重行以戒小人干求內降者其元龜本罪豈可曲恕舉直苟為愛身之計不思愛君之心乃是小人全無知識爾如臣忝被恩寵列於侍御職在獻納合思裨補豈可阿意順旨為陛下曲庇縱小臣以彰聖君之失其內降臣更不敢下司謹具狀繳進納今取進止

論郭皇后影殿劄子 嘉祐三年

臣所領太常禮院得御藥院公文稱奉聖旨送畫到景靈宮廣孝殿後修蓋郭皇后影殿圖子一本送太常禮院詳定者其圖予已別具狀繳奏訖臣伏見近年京師土木之功糜耗國用其弊特深原其本因只為差內臣監修利於偷竊官物及訖功之後僥求恩賞以故多起事端務廣興作其甚則託以祖宗神御張皇事勢近年以來如此興造略無虛歲伏以景靈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於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

之意然則此宮乃陛下奉天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未<sub>一</sub>復<sub>一作</sub>之後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瀆神違禮莫此之甚臣竊謂此事必不出於聖意皆小人私於興作有所僥求爾蓋自前世帝王於宗廟之外別為廟享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體但苟一時之利不思虧損聖德伏乞特賜寢罷以全典禮今取進止

論孟陽河開掘墳墓劄子嘉祐四年春

臣勘會府界初開孟陽新河相次據祥符縣人戶經前被訴稱被入夫開掘墳墓斫伐桑棗拆拽舍屋等

事尋差兵曹參軍張推圭往彼檢視得已開河道六里有餘計三料開掘却村民墳墓八十二所大墓園三所草瓦屋七十七間其未開三料猶有墳墓二十五所舍屋四十七間桑五百餘株田土八十段臣因體問得村民所掘墳墓屍首骨殖布在新河兩岸子孫骨肉環坐守之仰天號慟屍骨暴露並無所歸其甚貧<sub>一作</sub>者用火燒焚向空撒棄其住宅屋宇累世安居旦夕毀拆全家露坐寃痛之聲聞於遠近方此春月朝廷務行仁政之時橫屍暴骨殃及幽明可為憫傷可為驚駭兼體問得所開新河有害無利其萬



磨斗門及陽武橋斗門兩處減水盡入白溝河所以  
年年決溢今又初開新河亦入白溝是則三道減水  
盡聚一河將來決溢可知兼今所開新河深六尺至  
七尺白溝河只深四尺至五尺下源高仰水勢難行  
臣今欲乞權住夫役三兩日差朝臣一員計會都水  
監開封府各差官一員同行相度苟如臣所說不虛  
未開三料乞更不開掘却移夫役修整舊河其元獻  
科見開河之人本為自圖功賞及從初檢計壕寨官  
吏蒙昧朝廷不言有墳墓宅舍桑棗在所開地內情  
難恕欲乞下開封府取勘一作其獻利之人與壕

繁等並行決配官員悉與停廢所貴少謝枯骨兼  
生人今取進止

乞罷上元放燈劄子 嘉祐四年

臣伏以三元放燈不出典禮蓋目前世習俗所傳陛  
下二字一皆以俯徇衆心欲同民樂勉出臨幸非為嬉游  
若乃時歲豐和一作豐歲和時人物康富以為樂事亦是人  
情今自立春以來陰寒雨雪小民失業坊市寂寥寒  
凍之人死損不少薪炭食物其價增倍民憂凍餓何  
暇遨遊臣本府日閱公事內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  
皆稱因為貧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婦人凍死其夫

尋亦自縊竊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勝數昨日  
聖恩差官俵錢正爲如此目下陰雪未解假使使得  
晴明坊市不免泥淖聖駕所歷衝冒風寒況方以日  
蝕之災一無避殿減膳聖心憂畏中外所知欲乞特  
罷放燈所有常年酌獻之禮若至日未得晴明一作  
亦乞差大臣攝事所是見今供擬遊幸及修道路寒  
凍兵士並乞放罷庶幾上副陛下畏天憂民之心今  
取進止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嘉祐四年三月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一作用在先後而已用人

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  
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  
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  
道之汗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  
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  
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耻脩禮讓不利於  
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  
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  
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  
重也故其一無爲士者常一作當貴名節以自此字

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一作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為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為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恠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詒貴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

臺中察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去而以此宋初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初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察屬又交章力言而初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踐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為嫌一作其不可為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獲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類一作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

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  
四字作天下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  
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  
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  
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  
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為公相傾陷或謂沽激  
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  
至聖一字無至明察見諸臣本以此此字無忘身徇國非為  
已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為  
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謹言之士中

聞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  
諫之善一作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為盛德  
於朝廷補助之效不為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  
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  
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  
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一字無激  
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  
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為信者亦以其  
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  
作字人得以為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為人

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朝一作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耻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耻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覲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爲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持者惟以本無一作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極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

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爲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奏議卷第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奏議卷第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二

翰苑

乞與尹構一官狀嘉祐四年

右臣等伏見故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文學議論  
為當世所稱忠義剛正有古人之節初蒙朝廷擢在  
館閣而能不畏權臣力排衆黨以論范仲淹事遂坐  
貶黜其後元昊僭叛用兵一方當國家有西顧之憂  
思得材謀之臣以濟多事而洙自初出師至於元昊  
納款始終常在兵間比一時之人最為宣力而群邪  
醜正誣構百端卒陷罪辜流竄以死嚮蒙陛下仁聖

恩憐哀其冤枉特賜清雪俾復官資足以感動群心  
勸勵忠義今洙孤幼並在西京家道屢空衣食不給  
洙止一男構年方十餘歲惻然無依實可嗟惻伏見  
將來給享大禮在近群臣皆得奏蔭子孫伏望聖慈  
錄洙遺忠憫洙不幸特賜其子一官庶霑寸祿以免  
飢寒則天地之仁幽顯蒙德臣等忝列侍從愧無獻  
納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丁寶臣狀同前

右臣竊見太常丞湖州監酒務一作稅下寶臣前任知  
州日因遭懷智高事停官叙理監當方智高攻劫

嶺南州縣例以素無備禦官吏各至生特逃如兼  
當時獨寶臣曾捉得智高探事人便行斬決及曾聞  
敵朝廷以其如此故他人皆奪兩官獨寶臣只奪一  
官以此見其比衆人情理之輕臣伏見寶臣履行清  
純頗有官業惟海賊遽至力屈致敗出於不幸今者  
伏遇裕享恩赦欲望聖慈特與不候監當滿任牽復  
官資就移一親民差遣如後犯入已贓臣甘當同罪  
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乞免舉臺官劄子嘉祐四年

臣近準勅為見闕臺官下學士院令臣與孫抃等同



其保舉兩人聞奏者伏以學士之職置自有唐初以  
文辭供奉人主其後漸見親信至於朝廷機密及大  
除拜每被詢訪皆與參決當時居是職者選擇既精  
信任亦重下至五代莫不皆然國朝遵用唐制尤重  
其任自比年以來選用之際時容繆濫職以人廢官  
以人輕往時臺官闕人只命學士一員獨舉今乃令  
三人共舉若以為俱可信則一員足以公舉若以為  
俱不可信則雖衆舉亦豈為得人若以為有可信有  
不可信者則自宜捨不可信者專委可信者其不可  
信者既不稱職罷黜之可也以臣思之朝廷所以處

改舊制而學士不足取信皆由用非其人如臣是也  
今在院學士三員孫抃胡宿各曾獨舉臺官朝廷嘗  
所取信惟臣未曾舉人伏念臣材識庸暗不能知人  
使臣隨衆署名則臣實為耻欲三人所見皆一則理  
必不能欲望聖慈免臣共舉却依舊制只命學士一  
員專舉况孫抃胡宿嘗曾舉官可以不疑如以臣為  
不可獨任乞候將來續有臺官真闕更不差臣專舉  
非敢避事直以任非其才不足取信致煩朝廷改更  
舊制以此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許懷德狀 嘉祐五年

右臣今月初四日當直準內降許懷德讓恩命表一道撰批答臣勘會昨來許懷德裕享加恩自合兩表陳讓只曾投進一表批答後更不曾進第二表稽停至今四十餘日制書留在閣門既不受命又不陳讓直至今來移鎮方於讓表內因帶引叙前來裕享加恩乞併寢二命蓋懷德以裕享例加恩命爲輕所以更無表讓却於今來表內因帶叙陳其前來恩制久已稽留不讓不受顯是輕侮朝廷違慢君命閣門無所申舉臺司風憲亦無彈糾况懷德身是將臣職典禁衛敢此違廢國家典制罪大不恭其批答臣未敢

再辭乞下所司勘劾懷德正以典刑庶肅朝綱以戒不恪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許懷德狀

同前

臣竊以謂治天下在明號令正朝廷在修紀綱號令所行紀綱所振由人主有賞罰之柄也若號令出而不從紀綱弛而不整又不以賞罰臨之而欲正朝廷治天下臣不知其可也今者陛下親祀宗廟不敢獨受其福推恩群臣徧及中外此聖德之至深厚也而臣下輒敢有所輕重以謂例恩泛及視以爲輕而慢之原其情理其可恕乎方裕享始畢恩典推行命出

之日宰相押班百官在列宣揚制誥布告天下而將  
臣偃蹇不肯受命稽停制書四十餘日有司無所申  
舉恬然不以爲恠是陛下號令不能行於朝廷而紀  
綱弛壞於武士凡士之知治體者皆爲陛下惜也臣  
謂方今國家全盛天下無虞非有彊臣悍將難制之  
患而握兵之帥輒敢如此不畏朝廷者蓋由從前不  
惜事體因循寬弛有以馴致也今若又不正其罪罰  
而公爲縱弛則恐朝廷失刑自此而始武臣驕慢亦  
自此而始號令不行於下紀綱遂壞於上亦自此而  
始夫古人所謂見於未萌者智之明也若事有萌而  
能杜其漸者又其次也若見其漸而興之浸成後患  
者深可戒也臣前日爲許懷德事曾有奏論略陳大  
槩蓋以方今賞罰之行只據簿書法令以從事而罕  
思治體況如懷德在法非輕於事體又重故臣復罄  
愚瞽伏乞聖慈裁擇而行之

論茶法奏狀 嘉祐五年

右臣伏見朝廷近改茶法本欲救其弊失而爲國課  
計者不能深思遠慮究其本末惟知圖利而不圖其  
害方一二大臣銳於改作之時樂其合意倉卒輕信  
遂決而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爲非者遂左

試好言之士指為立異之人峻設刑名禁其論議事  
既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蓋八九然君子知時方  
厭言而意殆二字無不肯言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  
今行之踰年公私不便為害既多而一二大臣以前  
者行之太果令之太峻勢既難回不能遽改而士大  
夫能知其事者但騰口於道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  
幽遠之民日被其患者徒怨嗟於閭里而無由得聞  
于天聽陛下聰明仁聖開廣言路從前容納補益尤  
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為峻法禁絕人言中外聞之  
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

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害一作患作者亦已  
哀矣古不虛語於今見焉臣亦聞方一作初改法之時  
商議已定猶選差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然則  
一二一作三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未有自信  
之心但所遣一作使之人既此字無見朝廷必欲更改不  
敢沮議又志在希合以求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容  
一作吏民有所陳述直云朝廷意在必行但來此字無  
要一審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在此數人而已無  
仁蓋初以輕信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救失  
何遲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改臣於茶法本不

詳知但外論既喧聞聽漸熟古之爲國者庶人得誘於道商旅得議於市而士得傳言於朝正爲此也臣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旣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爲害者五焉江南荆湖兩浙數路之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使民破產亡家怨嗟愁苦不可堪忍或舉族而逃或自經而死此其爲害一也自新法旣用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絕不通行前世爲法以抑豪商不使過侵國利與爲僭侈而已至於通流貨財雖三代至治猶分四民以相利養今斷絕商旅此其爲害二也自新法之行稅茶路分

猶有舊茶之稅而新茶之稅絕少年歲之間舊茶稅盡新稅不登則頓虧國用此其爲害三也往時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編行天下今民自買賣須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遠貴小商不能多販又不暇遠行故近茶之趣頓食貴茶遠茶之方向去更無茶食此其爲害四也近年河北軍糧用見錢之法民入米於州縣以鈔筭茶於京師三司爲於諸場務中擇近上場分特留八處專應副河北入米之人翻鈔筭請今場務盡廢然猶有舊茶可筭所以河北和羅日下未妨竊聞自明年以後舊茶當盡無可筭請則河北

和羅實要見錢不惟客旅得錢變轉不動兼亦自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和羅理必不能此其為害五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弊此得寬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伏望聖慈特詔主議之臣不護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無襲弭謗之迹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失祖宗之舊制臣冒禁有言伏待罪責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李憲長編說五害處此是節文係改變無不動句為難

論監牧劄子嘉祐五年

深官司失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前後因循重於改作今者幸蒙朝廷因言事之官有所陳述選差臣寮相度更改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弊病亦眾若祇坐案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為更張初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遙度必須目見心曉熟於其事然後可以審詳裁制果決不疑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況此是臣本職豈敢辭勞欲乞權暫差臣仍於吳中復等三

人內更差一人與臣同詣左右廂監牧地頭躬親按  
視至於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更卒勤惰以  
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溫涼亦有便否嚮何以  
致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滋既詳究其根源兼  
旁采於衆議如此不三數月間可以周遍然後更將  
前後臣寮起請與衆官參詳審處與其坐而遙度倉  
卒改更其爲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  
馬政者一有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  
病甚多不可悉舉一作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  
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

山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皆此一作唐養馬之  
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得  
得惟聞今一作惟河東路有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  
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往時  
河東軍馬常在此處牧放今馬數全少閑地極多此  
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  
之則天池元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平因奉  
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  
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  
必宜馬性及京西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欲

乞更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差官就近於轄下訪求草  
地有可以興置監牧處如稍見次第即乞朝廷差官  
與羣牧司官員同共往彼踏行擘畫若可以興置監  
監則河北諸監內有地不宜馬處却可議行廢罷惟  
估馬一司利害最為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  
利厚來者必多於其多中時得好馬若有司惜費則  
蕃部利薄馬來漸少兼亦好馬不來然而招誘之方  
事非一體亦須知其委曲欲乞特差羣牧司或禮賓  
院官一員直至秦州以來體問蕃部券馬利害凡此  
三者雖暫差官比及吳中復等檢閱本司文字講求

商議未就之間已各來復可以參酌相度庶不倉卒  
輕為改更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今取進止

馬一作

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失其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  
式親詔書命奎等商度利害將有更革臣以謂監牧  
新加增損恐不足深華弊源如欲大為更張初立  
制後也難久請詔相度官一入同臣躬按左右廂監  
於凡土地類廣狹水草善惡歲時華牧吏卒勤惰以  
牧之耗減今何所以得馬之蕃滋詳究其根源而  
然後改更其為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  
半改皆因唐制而今馬多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  
多不無舉至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東  
右金城平涼天於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幽涇寧東  
或銀夏東或巴為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



車載石之甘最宜養牧此乃唐樓頰元池天勝池三監之  
一監臣以謂推逐而求之則樓頰元池天勝池三監之  
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感勝池以東及  
遼州平定軍其地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路  
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轉運司  
官國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諸監有地不宜  
馬可則券馬至於佑馬一司利害易見若國家廣  
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若有司惜費則蕃部  
或禮賓院官一人至邊訪蕃部券馬利害以羣牧司  
參酌乃通鑑長編所載或為集本頗異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等充館職狀 同前

右臣猥以庸虛過蒙獎任竊惟古人報國之效無先  
為賢雖知人之難愧於不廣而高材實行亦莫多得

素所見其敢默然臣竊見秘書省校書郎章望之  
字問通博文辭敏麗不急仕進行義自修東南士子  
以為師範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自為進士已有時  
名其所為文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自守不回前臺  
州衛真縣主簿王回學行純固論議精明元通史傳  
姓氏之書可備顧問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被朝  
廷樂育之仁而或廢處江湖或沉淪州縣不獲聞達  
議者惜之其章望之曾鞏王回臣今保舉堪充館閣  
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擢如後不如舉狀臣甘當同  
罪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蘇軾應制科狀 嘉祐五年

右臣伏以國家開設科目以待雋賢又詔兩省之臣舉其所知各以聞達所以廣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雖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見新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博資識明敏一作斐文采燦然論議盡出其行業脩飭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堪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欲望聖慈召付有司試其所對如有繆舉臣甘伏朝典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免進五代史狀 同前

右臣準中書劄子為知制誥范鎮等奏乞取臣五代

史草付唐書局繕寫上進事伏念臣本以孤拙無他能少急養親遠學下祿勉作舉業以應所司自忝竊於科名下忍忘其素習時有妄作皆應用文字至於筆削舊史褒貶前世著為成法臣豈敢當往者曾任夷陵縣令及知滁州以負罪謫官閑僻無事因將五代史試加補緝而外方難得文字檢閱所以銓試未成昨自還朝便蒙差在唐書局因之無暇更及私書是致全然未成次第欲候得外任差遣庶因公事之暇漸次整緝成書仍復精加考定方敢投進冀於文治之朝不為多士所誚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爲取士之法建立學校而勤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齒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爲箋傳附書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

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爲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駭雜其用功至少其爲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讖異駭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今取進止

議 有學狀 嘉祐元年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爲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群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行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

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爲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爲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爲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于隣

里聞于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為學考行又廣察以隣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又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偽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徃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

之為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為旦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于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鄰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數則真偽之情未辨是朝廷不欲以學勸入脩德行有字而反以利誘人為矯偽此其不可一也若進取之數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人

學之人皆四方之游士，齋其一身而來，為合群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隣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為迂僻奇恠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

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立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籍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一作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効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為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即舊而脩廢然未

有其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敦本教本而修其實事給以糒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意通經有道之士為之師而舉謹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為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特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修身力行修其行非為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偽之行不作而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欲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

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為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奏議卷第十六

議學狀賢善善字

此卷薦蘇軾應制科云行業脩飾案說文以修為飾以脩為脯篇韻脩兼訓長故公字永叔今文集多以修為脩不敢輕改者蓋當時集古錄千卷皆有公之名印視其篆文乃從攸從彡未嘗從月而

漢武帝策董仲舒亦云何脩何飾古字簡必殆可  
通用公亦嘗全用此句非如後人之拘也

監牧考異 仁宗實錄嘉祐四年公以翰林學士  
兼群牧使明年七月言者謂馬政不舉常有更革  
壬子命吳奎吳中復王安石王陶同相度利害八  
月奎等乞以監牧市馬就委陝西漕臣薛向措置  
而不及公之姓名考公奏劄云臣所領群牧司準  
宣差中復安石陶等同共相度利害又明年公入

樞府復奏云昨差中復等與臣共議並不及壬子  
命奎之旨公以兼職固當與三人同議無待降旨  
然何為獨不及奎今李燾長編載奎等請如公奏  
而實錄有奎奏無公奏長編雖有公奏而比集中  
所載更改至四百餘字其間有云伏覩詔書命奎  
等商度利害而集本元無此語姑以長編所改附  
注其下當考





奏議卷第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三

樞府

論均稅劄子 嘉祐五年

臣爲諫官時嘗首言均稅事乞差郭諮孫琳蒙朝廷  
依臣所言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  
而議者多言不便尋即罷之近者伏見朝廷特置均  
稅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陝西均稅始聞河北傳言人  
戶虛驚斫伐桑棗尚不爲信次見陝西州郡有上言  
歲儉民饑乞罷均稅者稍已疑此一事累爲難行而  
朝廷之意決在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見河北

人戶凡千百人聚訴於三司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  
上言雖為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於京師此事不可  
掩蔽則民情可知矣蓋均稅非以規利而本以便民  
如此民果便乎竊知朝廷本只一作以見在稅數量  
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外之數也近聞衛州通  
利軍括出民冒佃田土不於見在管催數內均減重  
者攤與冒佃戶却別此一無生互稅數配之此非朝廷  
本一作意而民所以喧訴也又聞澶州諸縣於有見  
今實額管催數外將帳頭自來椿坐有名無納及有  
法關關將行二無兩項遠年稅數並係祥符景德已

所以惠河北之民意又聞河南不殖之地係禁鹽地  
分者亦均攤與稅又不知使此無民何以納也澶衛  
去京師近偶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遠方地作謂所均  
稅悉便於民其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至難小人  
稅數謂此雖不可耕種尚可煎鹽且河北之民自  
宗以來蒙賜恩卹放行鹽不此一無禁只令據鹽斤  
兩納稅今煎鹽者已納鹽稅又令更納田稅豈祖宗  
所以惠河北之民意又聞河南不殖之地係禁鹽地  
分者亦均攤與稅又不知使此無民何以納也澶衛  
去京師近偶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遠方地作謂所均  
稅悉便於民其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至難小人

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俗吏貪功希賞見小利  
忘大害爲國斂怨於民朝廷不知則已苟已知之其  
可不爲救其失哉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稅所只  
如朝廷本議將實催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  
立稅數及遠年虛數却與放免及未均地分並且罷  
均且均稅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  
不敢緘默今取進止

乞差檢討官校國史劄子嘉祐六年

臣前爲學士日兼充史館脩撰竊見本院國史自進  
本入內後官守空司因具奏陳乞降付院收藏以備

躬親對讀修其國史、新錄本院元有修  
撰官三員後來孫抃及臣別蒙差任今止有胡  
宿一員其未經對讀史、有、字卷數尚多竊慮寫下多  
日闕官校對久不了當寧至因循欲乞添差檢討官  
三兩員同共對讀早、令、了當況檢討官檢閱本朝故  
事亦是本職仍乞不令漏泄今取進止

論牧馬草地劄子嘉祐六年

臣爲學士日兼充群牧使朝廷以馬政久弊差吳中  
復等與臣共議利害欲有改更、一、字爲未見得牧地善

惡多少難為廢置欲乞差官先且打量牧馬草地次  
臣遽蒙恩擢在樞府所有牧馬利害商量未了事件  
臣有愚見方欲條陳今聞諸監所差官各將前去竊  
錄監牧帳舊管一作管舊地甚多自來界至不明官私作  
弊積久為民間侵占耕種年歲已深昨已曾差高訪  
等根括打量人戶多稱父祖世業失却契書無憑照  
驗但追呼搔擾而已今若更行根究必亦難明徒為  
遊擾未見其利民先被害臣今欲乞令差去官只據  
見在草地逐段先打量的實頃畝明立封標界至因  
便相度其地肥瘠宜與不宜牧馬其廢置改更候逐

管回日令相度牧馬所據利害掌畫申奏其已為民  
間侵耕地土更不根究以本議欲以見在牧地給  
與民耕豈可却根究已耕之地重為搔擾至於民間  
養馬等事利害甚多臣當續具奏聞其不根究侵耕  
地土一事伏乞先賜指揮今取進止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嘉祐六年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眾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  
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  
凡事關大體必須眾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  
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

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

豈一作敢

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

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  
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  
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  
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  
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  
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一有  
字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  
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  
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

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  
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  
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  
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  
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  
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一時諫人主者易  
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  
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  
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  
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

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  
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  
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于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  
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  
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  
又不取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  
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  
陰有奏陳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  
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  
寬慈躬復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

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  
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  
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  
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  
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  
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  
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臣  
地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  
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  
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

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

一作誨進二字新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

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

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

道蒞并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

後一有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

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并不以中滯進用數年

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

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

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

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新恩以義非無

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

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

就姑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

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於去

一無十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

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

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

此者雖為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為郡未至失所

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



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政府

舉劉攽呂惠卿充館職劄子嘉祐六年

臣伏見前廬州觀察推官劉攽辭學優贍履行修作  
清謹記問該博可以滿朝廷詢訪前真州軍事推官  
呂惠卿材識明敏文藝優通好古飭躬可謂端雅之  
士並宜置之館閣以副聖朝養育賢材之選臣以庸  
魯參聞政論無能報國敢舉所知其劉攽呂惠卿

聖慈俾充館閣之職如後不類

進止

論祠祭行事劄子嘉祐八年

臣近準勅差祭神州地祇於比郊竊見有司行事不  
合典禮據開寶通禮當先引行事官於東壝門外道  
南北向立次引入壝門就壇東南位西向行事蓋即  
事有漸自外而入於禮為宜今却先引行事官於壇  
下卯堦之側北向立次引東行向外就行事位由內  
而外乖背禮文臣遂於本院檢詳蓋是往年撰祀儀  
之時誤此一節今據祀儀四時及二一作王五帝上

辛祈穀春分祀九宮朝日高禘孟夏雩秋分夕月仲  
秋祀九宮貴神季秋大享明堂冬至祀昊天臘蜡夏  
至祀皇地祇及孟冬祭神州地祇凡一十七祭並係  
大祀一例錯誤並合改正依開寶通禮舊禮生贊唱  
生踈多不依禮文臣伏見朝廷近年新製祭祀器服  
修飭壇壝務極精嚴而有司失傳行事之際於禮繆  
誤伏乞下禮院詳定依開寶通禮改正祀儀及教習  
禮生使依典禮以上副聖朝精嚴祀事之意今取進  
止

論逐路取人劄子 治平元年

臣伏見近有臣寮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  
身糊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事雖已奉聖旨迭  
兩制詳定臣亦有愚見合具敷陳竊以國家取士之  
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  
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  
路貢士混合爲一而惟材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  
使主司莫知爲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  
薄厚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  
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  
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

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即議更改此臣所  
區區欲為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  
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  
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  
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  
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  
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  
經學者各因其材性一無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  
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  
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

家方以官濫為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  
人則却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  
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二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  
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  
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  
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則此一字無是已裁抑者  
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  
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  
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  
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

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捨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二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繆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士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各

絕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索一就省試而歸冀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煙瘴比之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二十人取一人此為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槩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則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以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此道虜士要牢寵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

能為患則已苟可為患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  
起於東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  
如黃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  
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材賢一作能牢籠不逞當  
別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  
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  
盛行懷挾排門大譟免冠突入虜擄士風傷敗善類  
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  
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  
此一事為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

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臣忝貳宰司預聞國  
論苟不能為陛下守祖宗之法而言又不足取信於  
人主則厚顏尸祿豈敢偷安而久處乎故猶此彊言  
乞賜裁擇

乞獎用孫沔劄子 治平二年

臣伏見諒祚猖狂漸違誓約僭叛之迹彰露已多年  
之間必由邊患國家禦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  
曆罷兵以來至今二十餘年當時經用舊人零落無  
幾惟尚書六部侍郎孫沔尚在西事時沔守環慶一  
路其人磊落有智勇但以未嘗出兵又不遇敵故未

有臨陣破賊之功然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著於一方至今邊人思之雖世不乏材朝廷方務推擇若求曾經西事可用之人則臣謂無如沔者沔今年雖七十聞其心力不衰飛鷹走馬尚如平日況所用者取其智謀藉其威信前世老將疆起成功者多沔雖中間曾以罪廢棄暇使過正是用人之術臣今欲乞朝廷更加察訪如沔實未衰羸伏望聖慈特賜獎用廢於擇人一作材難得之時可備一方之寄取進止

奏議卷第十七

英宗實錄所載乃節丈但於孫沔姓名之上添致仕二字又國家禦備作朝廷禦備

論均私劄子河北之民意疑是民之意論逐路取人劄子臣所區區所字下

此卷凡言一作者乃善本而正文反可疑如論臺諫宜牽復劄子正文云從誨入臺未久一作以為呂誨新進又正文先云前年韓絳言富弼後却以為去歲故一作無後段十一字論祠祭行事劄子正文云四時及三王五帝一作以三王為土王去之類皆當以一作為正已刻板難盡易書示後使知所擇焉



政府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治平二年

右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年此無必為  
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  
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  
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  
庶裨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  
興克敵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  
繼遷始為邊患其後遂陷靈鹽書有朔方之地蓋自



得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  
會繼遷為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款而德明  
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而  
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  
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彊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  
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弊如此數  
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  
禮又異於前矣號為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  
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  
高曾見其家世所為蓋繼遷之叛而復王封元昊再

叛而為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於丹  
抗衡中國以為鼎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於如  
此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  
視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彊弱以見勝敗之  
形也自真宗皇帝一無景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  
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  
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  
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一作戰  
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頽而元昊勇鷙桀黠之虜也其  
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為

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一作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既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八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枝梧矣然而天下已困也無此所以屈意忍耻復與之和此慶曆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頽也士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為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

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取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為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耻收後功但顧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睿筭係繫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

未絕邊患此臣竊一作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  
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  
大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爲誘我貪利  
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爲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  
于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  
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  
皆失爾臣視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  
長一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路分爲州軍者又二十  
有四而州軍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  
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

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  
雖多分而爲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  
之寡不得不敗也且城寨之法旣不足自守矣而五  
路大將所謂戰此守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  
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  
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  
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足一作自守是謂攻守  
皆無業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  
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  
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

處處為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  
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  
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  
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  
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  
者在我則我當先為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  
亦得志矣此一字無凡出攻之兵勿為大舉我每一出彼  
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  
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蕃休出入使其一  
國之衆聚散轉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

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  
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為謀不  
重一作察蓋欲攻黠虜方彊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  
為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  
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  
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  
之彊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  
一出一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一無四字凡用兵之形  
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  
出而巡撫遍見諸將與孰圖之以先此一字無定大計凡

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此字無所宜可先知者悉圍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諒祚之所為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為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畜資糧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技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其一字有知中國之強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為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略如此爾無一

愚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徒見之言誠知未可以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說爾

言西邊事宜第二劄子月前

臣近會上言諒祚為邊患朝廷宜早圖禦備及乞遣一重臣親與邊將議定攻守大計等事至今多日未蒙降出施行臣竊見慶曆中元昊作過時朝廷輕敵翫寇無素定之謀每遇邊奏急來則上下惶恐倉卒指揮既多不中事機所以落賊姦便敗軍殺將可為痛心今者諒祚以萬騎寇秦渭兩路焚燒數百里間

掃蕩俱盡而兩路將帥不敢出一人一騎則國威固已挫矣諒祚負恩背德如此陛下未能發兵誅討但遣使者齎詔書賜之又拒而不納使者羞媿俛首懷詔而回則大國不勝其辱矣當陛下臨御之初遭此狂童威沮國辱此臣等之罪也臣謂陛下宜赫然發憤以邊事切責大臣至於山川形勢有利有不利士卒勇怯孰可用孰不可用何處宜攻何處宜守何兵宜屯某地何將可付某兵如此等事甚多皆陛下聖慮所宜及者臣謂陛下宜因閑時御便殿召當職之臣使按圖指畫各陳所見陛下可以不下席而盡在

目前然後制以神機虜略責將相以成功而陛下以萬機之繁既未及此兩府之臣知臣一等日所二呈又皆常程公事亦未嘗聚首合謀講定大計外則四路邊臣自賊馬過後亦不聞別有擘畫臣恐上下因循又如慶曆之初矣近者韓琦曾將慶曆中議山界文字進呈此邊事百端中一端爾蓋琦亦患事未盡求假此文字為題目以牽合衆人之論爾自進呈後尋送密院至今多日亦未曾擬議臣以非才陛下任之政府便是國之謀臣若其謀慮淺近所言狂妄自可黜去不疑臣亦昨因目疾懇求解職曲蒙聖恩

未許其去既使其位又棄其言而不問使臣尸祿  
厚顏何以自處所有臣前來所上奏狀欲望聖慈  
一降付中書密院與韓琦山界文字一處商量若其  
言果不足取棄之未晚今取進止

乞補館職劄子

治平三年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  
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  
集爲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  
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  
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才

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  
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  
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  
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  
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  
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  
不以崇儒嚮學爲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  
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  
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修  
務一作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爲

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為急而遂忽儒學為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一作列如別奏一作繼欲望聖慈因宴間之餘一賜睿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聖字有遺道止

又論館閣取士劄子同前

臣竊以館閣之職號為育材之地今兩府闕人則必取於兩制輔外制今并雜學士待制通謂之兩制兩制闕人則必取於館閣然則館閣輔相養材之地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當博採廣求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為名臣矣其餘中人以上優游養育以獎成之亦不失為佳士也自祖宗以來所用兩府大臣多矣其間名臣賢相出於館閣者十常八九也祖宗用人初若不精然所采既廣故所得亦多也是以有文章有學問有材有行或精於一藝或長於一事者莫不畜之館閣而獎養之其傑然



而出者皆為賢輔相矣其餘不至輔相而為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先朝循用祖宗舊制收拾養育得人尤多自陛下即位以來所用兩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八人出於館閣此其驗也只自近年議者患館職之濫遂行釐革而改更之初矯失太過立法既峻取人遂艱使下多遺賢之嗟國有乏材之患今先朝收拾養育之人或已被遷擢或老病死七見在館者無幾而新法艱阻近年全無選進臣今略具館閣取人舊制并新格則可見取人之法如何所得之人多少也

一舊制館閣取人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歲月疇勞一路也進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問等第並只一任替回便試館職進士第四第五人經兩任亦得試此一路也兩府臣寮初拜命各舉三兩人即時召試此一路也其餘歷任繁難久次或寄任重處者特令帶職此一路也今三路塞其二矣自科場改為間歲後第一人及第者須兩任回方得試自第二人至第五人更永不試制科入第三者亦須兩任回方得試

此五七次科場未有一人中第三等

者其餘等第並未不試則進士高科一路已塞矣兩府大臣所薦之人並只上簿候館職有闕則於簿內點名召試其如館閣本無負數無有闕時故自置簿來至今九年不曾點試一人則大臣薦舉一路又塞矣惟有疇勞帶職一路尚在爾

一 新制館閣共置編校八員本為館中書籍久不齊整而館職多別有差遣不能專一校正乃別置此八員故選新進資淺人令久任而專一校讀所以先令作編校二年然後升為校勘未是

職為校勘四年後升為校理始是正為校理又一年方罷編校別任差遣然自置編校後適值館閣取人之路漸廢今議者遂只以編校為取士新格往時直館直院直閣校理皆無定員惟材是用不限人數今編校限以八員為定以此待天下之多士宜其遺材於下矣八員之內仍每七年方遇一員一有闕而補一人以此知天下滯材者衆矣

右以臣愚見編校八員自可仍舊每有員闕令中書擇人進擬陛下必欲牢籠天下英俊之士則宜脫去

常格而獎拔之今負文學懷器識磊落奇偉之士知名於世而未爲時用者不少惟陛下博訪審察悉召而且置之館職養育三數年間徐察其實擇其尤者而擢用之知人自古聖王所難然不以其難而遂廢但拔十而得一二亦不爲無益矣況中人上下養育獎成之不止十得一二也

薦司馬光劄子 治平四年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言嘉話者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爲言五六年間言者雜

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數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光言遂自宗藩入爲皇子曾未滿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爲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日承眷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既詳知不敢不奏

青州

言青苗錢第一劄子 熙寧三年

臣伏見朝廷新制俵散青苗錢以來中外之議皆稱不便多乞寢罷至今未蒙省察臣以老病昏忘雖不能究述利害苟有所見其敢不言臣今有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後

一臣竊見議者言青苗錢取利於民為非而朝廷深惡其說至煩聖慈一作命有司具述本末委曲申論中外以朝廷本為惠民之意然告諭之後搢紳之士論議益多至於田野之民益然固

不知周官泉府為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是以申告雖煩而莫能止也臣亦以謂等是取利不許取三分而許取二分此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見必欲使天下曉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則乞取夫二分之息但令只納元數本錢如此始是不取利矣蓋二分之息以為所得多耶固不可取於民所得不多耶則小利又何足顧何必以此上累聖政臣檢詳元降指揮如災傷及五分已上則

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料送納  
臣竊謂年歲豐凶固不可定其間豐年常少而  
凶歲常多今所降指揮蓋只言偶然一料災傷  
爾若連遇三兩料水旱則青苗錢積壓拖欠數  
多若纔遇豐熟却須一併催納則農民永無豐  
歲矣至於中小熟之年不該得災傷分數合於  
本料送納者或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本料尚  
未送納了當若令又請次料合俵錢一作數則  
積壓一作數則轉多必難催索臣今欲乞人戶遇災  
傷本料未嘗送納者及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

不納者並更不支俵與次料錢如此則人戶先  
積壓拖欠州縣免鞭扑催驅官錢免積欠一作  
失陷

臣竊聞議者多以抑配人戶為患所以朝廷屢  
降指揮丁寧約束州縣官吏不得抑配百姓然  
諸路各有提舉管勾等官往來催促必須盡錢  
俵散而後止由是言之朝廷雖指揮州縣不得  
抑逼百姓請錢而提舉等官又却催促盡數散  
俵故提舉等官以不能催促盡數散俵為失職  
州縣之吏亦以俵錢不盡為施慢不才上下不

得不遞相督責者勢使之然各不獲已也由是言之理難獨責州縣抑配矣以臣愚見欲之先罷提舉管勾等官不令催督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其所依錢取民情顧專委州縣隨多少散之不得一作須要盡數亦不必須要闔縣之民戶戶盡請如此則自然無抑配之患矣右謹具如前臣以衰年昏病不能深識遠慮所見目前止於如此然而青苗之議久已喧然中外羣臣乞行罷罷者不可勝數其所陳久遠利害必已詳盡而無遺矣一日陛下赫然開悟悉採羣議追還新制一

未龍動天聽則見行不便法中有此三事尤禁目下利害如臣畫一所陳伏望聖慈特賜裁擇今取進止

言青苗第二劄子 同前

臣近曾奏為起請俵散青苗錢不便事數內一件乞遇災傷夏料未納及不係災傷人戶頑獨拖欠者並更不俵散秋料錢數至今未奉指揮臣勘會今年二麥纔方成熟尚未收割已係五月又合俵散秋料錢數竊緣夏料已散錢尚未有一戶送納若又俵散秋

料錢竊慮積壓拖欠在官錢臣已指揮本路  
諸州軍並令未得俵散秋料錢別候朝廷指揮去後  
一作臣伏思除臣近所起請災傷未納及人戶拖欠  
不納者乞且不俵次料一事外臣今更有愚見不敢  
緘默臣竊見自俵青苗錢已來議者皆以取利為非  
朝廷深惡其說遂命所司條陳申論其言雖煩而終  
不免於取利然猶有一說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見  
若夏料錢於春中俵散猶是青黃不相接之時雖不  
戶戶闕之然其間容有不濟者以為惠政一作尚有  
馬一作記若秋料錢於五月俵散正是蠶麥成熟人

戶不乏之時何名濟闕直是放債取利爾若二  
熟則夏料尚欠豈宜更俵秋料錢使人戶積壓拖欠  
以此而言秋料錢可以罷而不散欲望聖慈特賜詳  
擇伏乞一字無早降指揮今取進止

舉宋敏求同知太常禮院劄子嘉祐二年

臣等勘會同知太常禮院張師中近被朝命差充兩  
浙提點刑獄伏見太常丞集賢校理宋敏求文學該  
贍多識故事家藏古今書史禮樂制度記傳尤多禮  
官博士每有所疑多就之質證其人見是知州差遣  
資望不淺臣等今保舉欲乞就差充同知太常禮院